

19 AUG 1940

全家福



藏書館

東風吹雪
卷頰時雄
振聲千載
如風不
止未改也
考書畫
社
石名
馬
庚辰夏
高風畫



高風畫 虎

全家福風景線

「詩的專頁」我們是這樣慚愧的編輯出來了，但這是第一次試作，希望讀者給予嚴刻的批評！

關於「詩的專頁」，我應該向作者道歉一聲，因為詩稿過多，這一次未能完全容納下去。

如果這一次的「詩專」能夠得到讀者的讚許，我們預備繼續再來一次。

讀「詩專」裡魏藍君的「家信」，不禁使我們想起已竟好久沒有讀到這類的詩了，記得五年前這樣的詩正盛行着。

「詩專」裡彭瑜君的「生在」，李健君的「黃梁夢」，和徐行君的「塞外人」，編者對於這三篇詩，有着一點偏愛，偏愛他們執筆時的那一點可珍貴的心情。

懸賞第十一期（二卷四期）失落懸賞印花，除向讀者道歉外，並聲明該次懸賞條件一律有效。

特約浮屠君為本刊藝術介紹撰述。

來稿的信裏，只要開明姓名及通信處便可以了，其實不必給編者附信，我們希望作者諸君把這樣捧捧編者，捧捧本刊所佔去的寶貴時間，寫一點對本刊的希望，建議，和指正改善的話來！

「婦女與家庭」及小讀者適合的「孤兒專頁」，預定在二卷十期出刊。

畢業，尤其是中學畢業，使學生們徬徨在歧途上，升學和入社會的難題擺在眼前，單單這對學校，及社會的懷疑已竟足夠紛擾青年人的心情了，如果再加上複雜的家庭問題則更造成學生們的苦悶，學生之頁流星君的「畢業後的打算」便是一個佐證。

像學生之頁裏魏君的 Nickname 這謎趣味的稿件，是我們非常歡迎的。（呂人）

小讀者投來的稿子，最好不要用別名，小讀者投來的圖畫最好用黑墨水繪出，小讀者投來的照片，最好不要寄五年前的照片。

全家福雜誌此後將多刊載文藝作品，雜文名義不久也將取消，但換一個什麼名字才顯得廣泛而合適，還請讀者諸君參加彙集。

上期本刊雜文欄「慚愧的笑」作者高超先生，是天津土城區立第一小學教員，現在公餘之暇，也常寫文章，拍照片，最近高君寄來大批照片，由本期起在本刊陸續披錄，以外並蒙高君允許為家庭婦女撰稿。

學生之頁絕對禁止稿匠先生們光臨。（馮一）



封面：高風設計
（像片：王臻女士·明明攝贈）

天夏家新插沒黃銀打沒塞陰苦夜生家
之之鄉晴扇有梁座旁有外晦險行在信
懷夜者者眼夢的風人的與車
鄉夢晴的睛的老的的日笑
病患者者巧的夜子臉

劉威井長藝拔李陳謝阮徐呂牛黃彭魏
羨美薄
型之穆空子星健序謙引行行野昏瑜藍

錢別哀怨的京都
學生之頁
在寧靜裏
畢業後的打算
塔有無限的疑問
Nickame
淡影風
電影不列顛劇人
藝術初戀（電影小說）
安江·高超·高風·王華勳
勝天·吳沁泉
婦女與家庭的
訓練姊妹們的丈夫

門王可羅后 妃李麗芬 徐行 莫魁 暉遠 流君 傅星兵 濛陸風 金夫葉

漫藝顏
畫術介紹：古詞
榴火·浮屠·諧封·黃冠廉
行道·語·禿阿三
小讀者
夏日旅行
鋤禾不足恃
天禾雨用中
報紙自由畫
兒童的畫
容易弄錯的
懸賞第十期
懸賞第十期
渣滓
柴米秋風
零葉錄

張允明 唐永康 韓心張樹士 李馮 李馮 李馮 李馮
鹿松篤心張樹士 鹿松篤心張樹士 鹿松篤心張樹士 鹿松篤心張樹士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王李瑪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泊薰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萍風金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風風逢張鹿韓·李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外埠加郵一分）

編輯：全家福編輯部
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發行：全家福雜誌社
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家信

全家福 · 二

七個吊桶八個吊桶吊在我心間，

七個上去八個下來我的神情有些不安。

還沒有拆開信以前，

有一個亂麻麻的絲團，

亂麻麻的絲團裏我記掛起：

家鄉可平安？田園可平安？

媽々可平安？媽々可平安？媽々可平安？

信拆開了，信上邊有着媽々の

一雙流着淚的眼，和一張愁苦的臉，

信上說：「家鄉已竟兩個月沒有雨，

田已荒，地盡蕪，

柴禾都得錢來換。

去年洪水來淹，村上房屋十九倒坍，

今春土匪做亂，黑天白天不得睡眠。

上月張家小五子被綁，勒索五千元。

飯都沒得吃，那裏有這些存餘錢！

今月大羣的爺也被架，一去沒有還，

大羣的媽哭昏了地，哭昏了天，

哭瞎了一雙眼。」

最末媽更說：「家裏人口平安，

媽々一向沒有病，沒有災，身體還康健！

願你保重身體，百事如願！」

我的心更加重了一重麻亂，

全鄉如此樣，家裏怎麼能安全。

風來刮天下，雨來遍人間，

媽々或能健無病災難，

但恐愁苦白了髮，縹了顏，

然仍忍住悲痛，露出笑臉

來安慰數千里外的遊子莫要掛念！

一陣風吹淚落。

天氣怎麼這麼昏暗？

二十九年五月於故都

魏藍

生在

彭瑜

苦臉與笑臉

牛野

生在今日，
我最怕望到誠實人的眼睛，
與那滿身露顯着的筋骨，
大路旁，
希望與失望之接收。

夜間的睡，
與午陽下的休息，
人疲倦了。

花牆的脚下，一隻貓，
突地跳過籬笆去，
捉住所歡喜着的麻雀。
——一幕喜劇。

夜行車

黃昏

機車的怒吼，
突破了夜的空曠，
司機人手裏的鐵板，
加添了無限的力量。

風給它助長威風，
風爲它響起號角，
載無數顆活躍的心，前行……

無數顆活躍的心有無數條希望，
無數條希望掛上明晨的曙光。

夜行車，奔向黎明。

連水塔上底一抹斜陽，也褪到黯淡，
展開了的煙之幕，掛上櫻花樹底枝巔，
慢慢，一步步，擦過了水塔的腳邊。

(一圓「苦臉」，彷彿於蒼茫暮靄間。)

孤雁般，幽靈也樣，在草茵上徐步。
熱烈而溫柔，櫻花的笑臉落在他亂髮堆裡暫好。
腳板下的小草顫，叫出了夜色的淒楚。

一點一點，星光似的，路燈也穿過櫻之隙縫，
貪婪地，膠住「苦臉」上的墳起之獠牙。
「苦臉」著想着吐訴給誰，一縷縷悲鳴，
然而櫻花，只微★把含蓄的笑語頻送。

(似乎有些不能按捺。)

把「苦臉」相向着蜷伏腳邊的孤影，
淚眼裡哄出夜涼之淒清，

苦悶之航觸着了暗礁，讓淚水敲出了「叮！」「叮！」

夜風開始在叫，振撼着，櫻花也在淺笑，
心頭急躍，像迎着風的燭火縱跳，
幾時的陽光喲，肯照徹胸頭的片片火烙。

櫻花毫不吝嗇地跳離了家園投與「苦臉」。

但，
滿瓶悲哀的漿液，不會給誰，即使櫻花之夜香傾翻。

(越發的不能按捺了。)

衣裾帶着夜風的步履，掩進黃昏的天邊，
留遺了櫻花瓣★，奏出慘切的汎瀾。

陰晦的日子

呂行

叢葉的隙際裏，
閃不出舊日的陽光，
是個陰晦的日子。
我把眼閉上，
風却在我耳邊響。

苦悶爬在心上，
悲傷九轉迴腸。
失落了千百個記憶的珍珠，
一顆珍珠換來一腔悵悵。

塞外人

徐行

嚴霜水結在塞外人的臉上，
穩重踏在駱駝的腳下，
申鈴響起一個最大的不幸！

「春天還有到來的日子嗎？」
沒有回應，塞外人的眼睛
落在脫了絨的駱駝的身上。

暮色的天邊沉落了塞外人的心
「春天就要來了……」
申鈴響起一個最大的不幸。

沒有風的夜

阮引

沒有風的夜，
初夏的靜靜的夜啊！
銀樣月的波光，
落下了槐樹的葉子。

鐵馬憂鬱的垂在簷角下，
沒有一些聲響。

鐘擺的聲音裏
懷鄉者的心闌然了。

一隻孤獨的甲蟲，
在窗紙上蠕動，
沙沙的單調的聲音，
響起了一片寒冷。

載一床憂鬱，
睡一枕煩愁，
輕輕的夢裏，
却帶來無限沈重的過去。

沒有風的夜
初夏的靜靜的夜啊！

打夯

謝溥謙

永遠浸身在泥土的壕溝，
讓太陽晒黑了紫色的皮肉。
(鐵的臂膀上青筋暴露，)
——從清晨起直到黃昏後。

夯歌叫得破喉嚨，却叫不破窮困，
一隻空着的飯碗永遠倒懸在前面。

手把木槓，身子在壕溝裡慢慢的拖過，
疲倦的眼睛裡充滿希望的火花，
沉重的回響引動了內心的飢餓。
肩膀上還有比木槓更重的生活。

驚破了別人的午夢，
恨打不開一條通到地獄的土洞。
雖沒有翅膀飛上青天，
却不忍看人間一張安逸的笑臉。

銀座

陳序

飄泊於騷音之夜潮中，
震盪都市之歌吹，
乃茫然不辨其節奏。
側身而過之乙女，
以浮世繪之姿態，
輕曳錦絳之響屐。
憑窗寄屋橋以下觀：
則neon light之倒影
已隨Radio之夜曲而跳動。
暫憩息於橘色之燈畔，
銀之盤薦以白色之乳汁

更復廢以雛燕之細語。
燃起古代僧帽形之壁燈，
Ruskin之遺物，在壁間
淡然呈出古淡之色澤。
小提琴與大提琴之間，
或人輕綫之歌聲，
如手撫絲絃般之溫軟。
當一孤身者靜地注目於
瓶中黃色之玫瑰時，
隔座誰在低喚着名字。
是在大海之彼岸啣，
應該忘却那些古老的夢吧！
窗之下不正流過笑語之人影？

黃梁夢

一枕黃梁夢

勝過一千篇教訓，一萬句話。
還依稀記得矜矜地讀着
紀功碑上英雄的偉業嗎？
從此再不有未能登仕的
悵惘了。（富貴豈不是
枕上的煙雲？）

——老人家，我有功名的財命嗎？
乃接過一只枕頭和一枕的夢。

眼前仍蠕動着錦被的顏色，
枕上還有笑影和殘存的淚。
躺下時店主人正煮黃梁，
黃梁未熟，已從枕頭的
方孔逃出。睜大了眼。
剛才的夢（像一縷輕烟
散了還聚，聚了又散了）
許是悠遠的傳記罷。

——老人家，我要上路了。

輕撲掉滿身塵埃，
（滿心繁華的憶念。）
高興的一聲叫賣，
驚散了一群烏老鴉。
任你花開花落，花落花開，
流水東去，流水又西來，
任你捏皺了臉皮，染白了髮，
不再惘然默對北闕，
默禱着榮華成就了，

會悟到塵世富貴不過是
枕上的煙雲，自從那老人
借給我一枕，一枕黃梁夢。

李健

沒了眼睛的老丐

披星

是一角熱鬧的地帶，
孤伏着老了年紀的一個乞丐。
蟻隊，瑟縮着……
像一堆殘燼，像一堆拉埃。

在細風裡，吹彈着求生的哀調，
夾着些兒饑渴的聲音。
從寂寂的絕早一直到落黃昏。

他細數過若干紳士們肅穆的步履，
他靜听过無數女人們輕盈的足音。
溪水繞過山根樣
發生在，也消蝕在他的身旁與腳根。

晚風吹冷了熱烈的心情，
晚風撲滅了希冀的明燈。
忽然：「丁！」（一個銀元）
如閃電劃破陰霾的太空；
翻動的雲堆裡，躍出顆輝煌巨星，
灑灑人海裡，浮起個溫暖的同情。

他想不到施捨的，究竟是什麼人，
他更想不到；
像他一樣瘦的，
像他一樣赤貧的，
那是一個年輕的拉車人。

插扇者

午睡被一串亂鈴驚醒
烈日邁步逍遙

蕪子

不知疲乏的人
會被多少尋買新涼的主顧喚住
消閑藏到當陽的那邊
响鈴震破熱的無聲
把它們繫在夏天里……
是不可辨的記憶恍惚
多言試問插扇者的夏
一滴濁汗由他額角落下
掉在畫家玲瓏的心靈上
掉在詩人搖擺的光陰里
掉在那一朵粉色的芍藥花上
他墮然了
我也忘記了臉色
一個美麗的扇面污染
幸而綴上了一粒疤痕
待新風掠面的時節
不又是一番談話嗎

新晴

灰土封塞了古老的城，
一些燥熱和迷漫的風
使人心沉重，
雨啊，降臨吧！
洗去了灰土；
來一個新晴。

家鄉

海潮上湧起我的鄉愁，
家鄉的六月裏，
樹上的蕪子比這裡的更叢稠。
x……………x
家鄉裏的麥浪，
像海一樣，
蕩着我幼年的時光。

長空

井穆

x……………x
家鄉裏的人們，
都有一顆快樂的心，
快樂在土牆間札根。

但今晨的家信上却說年來地荒

（死了我幼年的回想；）

樹都伐光，

（這裡的樹葉却在風裏沙沙響；）

愁苦掛在家鄉人的臉上。

（只有悲傷，只有悲傷！）

夏之夜夢

威莫之

夏之夜是如何的幽深啊！
夢會不會降臨呢？

昨夜的夢裏，

窗前的楓樹飄落了一隻葉子。

（那是綠色的，還沒有變紅，

這僅僅是夏天啊，

秋還沒有來臨；

相思雖然已竟深，深。）

這樣的夏之夜夢，使我憂傷了！
憂傷它死了我相思的心情。

（那飄落了的楓葉啊，

沒有留給我一點惋惜，

我知它早晚會飄落，

晚一點不若早一點寫意。）

幽深的夏之夜夢，請再降臨，
降臨吧，還給我相思的心。

天之懷鄉病患者

劉型

懷鄉病患者，哦，我啊！
我也許是這類動物之一吧！
我呢，我渴望着駕返
到那個天，到那個如此碧藍的天
在那裡我可以生起又死去
像在慈母的懷抱裡，
一個襁褓的孩子歡笑了又啼泣。

我啊！我是一個懷鄉病患者，
對於天的，對於那如此碧藍的天，
那裡，我是可以安穩地睡眠，
沒有半邊頭風，沒有不眠之夜，
沒有心的一切的煩惱。
這心，它，已不屬於我，
而這心已把它拋棄了
像人之對一雙敝屣那麼。

你更說：「人的一生，
也不過是剎那間的離聚。」

但昨夜風雨訴出你話語的悽迷，
天色表現你臉上的沉鬱，
分明，你已不能自持於偶然的別離。

從你雨天一樣的眼睛裏，
我讀出你以前話語中的深意，
並不是你的理智堅強，
而是你情感高度壓抑。

（雨之前常有一個酷熱的高壓，
但風雨終是要降臨的。）

「去吧，你熱戀的孩子！」
我不能爲你的前程祝語，
我不能給予你一點慰藉，
唯風雨在我意念裏，
爲你鑄下了一個今晨。
「去吧，但莫給泥濘沾污了你的鞋底。」

餞別

——爲文初次遠行

你昨夜的話語，
還留在今晨的簷流裏。
今晨的簷流裏，
更訴出你昨夜無聲的心曲。

你不相信人間世的悲歡離聚
會惹起你心潮的漣漪，
你說你有把握於
「不爲暫時的團聚歡喜，
不爲偶然的別離悲悽。」

楓葉

花的京都

陸夫

我們二人的道上，
滿栽着紫色的丁香，
紫丁香的花香
織下個戀愛的網。
沒有憂煩；
只有陶醉。
啊，花的京都，
夢的樂園啊！

黃昏帶來無限的渺茫，
我的心爲這渺茫而盪漾；

渺茫裏的花兒呀！
更怒放着異香。

風聲花影；
星光月光。
啊，花的京都，
夢的樂園啊！

花開花謝的夜裡，
月昇月落的夢鄉，
是誰敲着我的心扉？
是誰在我心上沉醉？
魂伴着魂；
影不離身。

啊，花的京都，
夢的樂園啊！

哀怨

漾金

修道院的鐘聲，
吁出千百年來的哀怨，
吁出千百萬個聖潔女人
的埋藏了青春的苦悶。

戴一頂聖潔靈魂的白帽；
披一件憂鬱心情的黑衫。
「願你安好！」
永遠祝福給別人。
（自己，却沒有什麼需要。）

沒有春天，
沒有夏天，
只一滴秋天的露潤濕了眼，
無限冬天的嚴霜遮沒了青春的臉，
遮沒於永遠……



吾日三省吾身

身體健康否？
精神飽滿否？
生活安頓否？
營養充實否？
心情愉快否？



Lionel



每天，你都要檢查自己：身體是不是健康？精神是不是飽滿？生活是不是安頓？營養是不是充實？心情是不是愉快？倘若有一條不大適合，那就是你的疾病開始。但我相信，如果你每天按時服用「若素」，你的一切絕對沒有不滿意的時候，因為「若素」對你所需要的，可以大量供給，對你所缺乏的，能够十足彌補。若素雖是珍貴補品，但價錢極其低廉，每中瓶只售一元六角，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若素

在寧靜裏

傅 兵

我有個冷默的回憶 回憶那個冷默的人

若有人說回憶是甜蜜的，我的回憶中却只留着一個悲哀的印象，雖然這是幾年前的事，但在我，依舊如同昨日發生一般，我沒有這勇氣，也沒有這力量，像一個圖財害命的強盜，在昏暗的星月之下秘密的砍下了可憐的無辜人的鮮血淋漓的頭顱，而回到家裡連惡夢也不做安靜的睡了。我對於這不幸人的死，在這一生中恐怕沒有法子忘記了！

我倆都是冷靜的人，所以冷靜的人對冷靜的人總是冷靜的，雖然這是這樣淡淡，甚至一天也不談一句話，但是我倆沒分離過，我倆同樣喜歡這屋子。現在我憶起這屋子。

回到這屋子裡來，讓我對着冷靜的四壁感到一點安慰，雖同時她也在屋內，但却冷得像沒有人，只有一縷聖潔的靈魂，我開始想到每次離開這小小的屋子時，是如何的感覺悵惘；而每次回到這小小的屋子時，又是如何的感覺欣慰，我對於它，彷彿是多年的老友一樣，有親切之感，其實是我不能離開那聖潔的靈魂！

我倆住的這小小屋子，是在樓上一個角隅裡，東邊和南邊皆有

一個玻璃窗子，推開南面的玻璃窗子，可以接觸兩棵奇偉的海棠樹，推開東面的玻璃窗子，我可以寧靜的望到屋子後邊的一所花園，春天有蜜蜂從那個地方撞進這窗子上來，夏天有蟬聲吹到這小小的房間裡，我喜歡這地方，她也喜歡這地方，正如同好友知道好友的性格一樣，知道她的好處。

白天，我坐在窗子下，或讀一點書，她也默默的坐在對面讀一點書，或她坐在窗前寫一點字，我也默默的坐在對面寫一點字，我倆不談一句話，但都感到欣慰，當我疲勞着從外面回來，已竟望見屋裡的燈光，於是我想休息，帶着整天的勞頓身體，看見望着我的聖潔的靈魂，精神微一振我重新噴一口氣，隨即坐在小小的屋子裡，讓燈光靜寂的落在衣服和頭髮上，望着那溫柔的燈光，感到了一點舒適，或我倆走到窗子前，讓夜風的寒冷撫摸着我們的臉，我們覺得清醒。

這時候常有一縷三弦琴的聲音，從街上飄了過來，像一條毒蛇似的，咬着我倆空虛的心！我倆知道，那是一個算命的瞎子，在我的屋子前面淒涼地走了過去，對着這

熟悉的聲音，我倆感到憂鬱！

我倆仍是無言的坐在窗子前，望到外面的月色，靜寂的照在那些花上，分辨不出它們的顏色，晚風如一位不速之客，推動着窗子，甚至吹到桌子上，翻弄着我倆的書和紙，對於這種幽僻的舉動，我倆並不怨艾它們，我倆知道它們是常來造訪這小小房間裡的主人。

於是在這時候，聽到了外面「邦——邦——邦」的更梆子聲，

沉重的落在暗夜空虛的街頭，我倆疲倦的站了起來，打着哈欠，知道是睡覺的時候了，但是似乎還在留戀着溫柔的燈光和一片清朗的月色，我們知道當滅了燈以後，那一片月色會殷勤的跳到窗台上來，讓我倆感到寧靜。

寧靜底確更寧靜了，在寧靜裏，我憶起這屋子，尤憶念她的聖潔的靈魂，今天是她別離世界的一週年紀念日。

畢業後的打算

流 星

暑假將近，時光的奔馳只有使人長嘆；不覺三年又過完了。但是畢業考試也將臨頭。而最惹人注意的便是暑假後的升學和另外的打算。

現在我不明白我是什麼人，好似是無人管的人兒。雖然有家但又似乎和我沒關係，對於我來是不聞不問，除我自己發牢騷外概無人問。但這些我並不需要，只要精神能得點安慰，使我可以痛快安恬活下去也許會感到點滿足。不但連這一小點也得不到，反而使我厭惡家庭，厭惡每一個人。其實我到暑假是我決定目標的好機會，我可以離開家，自己找我的出路。滿可以不看這些不聽這些。對於我的身體也許會增強起來，自我到中三身體漸的敗落了。為什麼？只不過是家中的一些煩雜把我搞壞了。使我精神不足，不能安心作我所要作的一切，我只有默然的為自己嘆惜。我能永遠如此嗎？我對於家以致每個人，我都愛惜。我沒有理制使我離開家。為什麼？最大的原因還是為了父親和弟。父親已經年高，不能永遠再擔負一家的生計了。哥。又無高深學問並無特出技能，自己的生活都難支持，前途渺茫。弟。以後求學又有誰來管。我知道這一切重擔子都向我壓來了。以後家中一切都是需要我的。想到這裡我能忍心的走開嗎？我雖然時常感到怯懦的人。但我又不能不掙扎的活下去，我不願我自來到世上。只有忍受着一切的苦痛以待光明之日降臨吧！

塔

每當風拂柳綠蟬噪叢林的
時候我常會想起故鄉的古塔
在故鄉街的盡頭有一條灣
曲的小溪。溪旁亭立一座歷
史悠久飽經風霜的古塔，據

老年人們的傳說，是在許多年以前這地方出了一位聖人，全縣人民合力爲他建起這座塔。但在大家合歡狂飲慶賀成功的那天晚上不幸這位聖人竟在筵席中死去了。但從此這座塔就在故鄉的溪旁矗起了，直到現在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它依然在陽光下風雨中鶴立着。

每到夏天的傍晚時候，塔旁就成爲孩子們的境界，天真的笑聲和活潑的跑跳。岸上開遍了紅的黃的紫的野花，靜靜的溪水，金黃色的斜陽拉長了塔的影子，孩子們陶醉了。直到秋風刮起落葉滿地，綠色漸爲黃色侵蝕了的時候，孩子們漸漸的退去了，於是這古塔又歸於寂寞地孤立着。默默的承受着秋風的摧殘，靜待着寒雪的侵襲。它知道待秋風過去寒雪停止後那美麗的春天和更美麗的夏日就會回來的。

六年前的暑假帶着快樂的心情回到故鄉去，第二天的傍晚就跑去看古塔，一切還是舊日的景況濃綠的草地，金黃色的斜陽，瘦長的塔影……：孩子們活潑的遊戲着，熱烈的歡迎着這舊日的同伴。在我們開始要做一個新遊戲的時候，一個生疏的影子由我面前跑過。

「那是誰？」我指着已經坐在垂柳下野花邊的一個女孩子的背影。

「她嗎？她是阿伶，她爸爸是王木匠，他們是去年由王村搬來的……」耳旁响起了許多聲浪再看那女孩子正向着我微笑，啊！那天真的笑容，薰風吹起了她的短髮……三天後我們由相識而熟悉了，同時我知道她有一個五十餘歲營木匠生涯的父親，還有一位繼母。她雖然也是孩子群中的一個，但她常默然的一個人不說話，據說她常握繼母的打！當她父親出門去的時候。並

且不許她告訴父親。那時在她稚弱的心靈中已種下了痛苦的根苗。

兩個月的長假很快的逝去了。我懷着傷感留戀的心情別了古塔，別了已成爲好友的阿伶以及故鄉一切的人回到學校來。

年華的齒輪永遠不停的進展着，又過了五年，五年的時光帶走了我玫瑰色的童年，都市生活深薰染了我靈魂的大半，但深刻印在腦的仍有那故鄉的古塔和那在斜陽裡默默獨坐的小姑娘，然而已經是五年沒有回到故鄉去了。所以在前年的暑假裡，又懷着喜悅的心情走向故鄉，當我又看見那尖尖的塔頂和塔旁依稀的樹影時我興奮的心起了激烈的跳蕩，我默然的慶幸着希望那仍是五年前的故鄉。

晚上，在家人的談話裡，我知道數年來的故鄉的一切，土匪的猖獗使鄉人生活顛沛流離，水旱的災荒，更加重了鄉人生活的艱難和苦痛，雖然在我未回家以前曾聽到一些關於故鄉的消息，不過並沒有這般深切。

第二天，我懷着熱望的心，跑去看久別的古塔一切依然是過去情景陽光和塔影和垂柳……：但遊玩的孩子們不見了，我悵然的站在塔下，望着這不景氣的村莊。一陣的呼喝聲響過，車輪聲又起，一輛笨重的手車拖了過去，停在靠近古塔的西側。一個穿藍布衣褲的鄉村少婦由車上下來。她只對我一瞥即迅速的去提車上的東西，她慌促的舉動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張黑的面孔繁皺的前額亂的髮：

「那個人是誰？」我問一個在溪邊提水的孩子。

「她是阿伶是前莊張大媽的兒媳。」

我以為自己在做夢，這是五年前的阿伶嗎？古塔旁斜陽裏默默獨坐的小姑娘呢？我不願再停留一分鐘，匆忙的帶着重創的默然的心走回家去。

我沒有等暑假的完結便獨自跑回學校來。但年來記憶裏的古塔仍然是在寂寞裏獨立着。

一個人墮落了，他常常是倔強的，
聰明的，他自己要墮落嗎？
是誰造成他的墮落呢？

有無限的疑問

使我難於解答

魁遠

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天空飄散着零落的雪花。大家圍坐在爐旁閒談，忽然從門外傳來一串顫抖的呼喚聲，啓門，見一瘦樸乞丐，顫抖的聲調異常生疏，但是，從那苦笑的臉，及門牙上已污暗了的兩顆金殼還從記憶中的人群裏辨認出他。對了！那張大的嘴和兩隻燦爛的金牙，在半年前是我熟悉的影像，不過現在眼前的他，臉殼瘦了一圈，弓背駝腰枯瘦如柴，真不能使成相信而前的鳩形鵠面的鬼怪便是半年前挺胸闊步的老路，細長的亂髮下，那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比以前撐張得更大，可是顯得乾澀無神，「你是老路？」從我喉嚨中不自主的吐出這句驚異的問話。「唔！是我，唔……」。

意識深陷進回憶的懷中，往事像幻夢般的重演在腦海裏。前年的夏季，對門的裁縫店，新聘來一個師傅：有瘦瘦頭那樣的腦袋，體態異常堅實，穿着緊身適體的綢緞褂，安閒的搖着小團扇，背頭直垂到脖頸，出進時永遠在嘴角上掛着悠閑的微笑，兩顆金牙在嘴裏閃着光芒。大概是技術很精明吧！從老板那兒領着最高的薪金，由他口氣中知道他是一個孤苦零飄的人，我們對他只有這樣的認識，至于他的出身及履歷，他自己不曾宣佈過，也沒人向他深詢，在他工作完畢的暇時，常來我家下棋，講故事，晚間有時伴同朋友去看戲，憂慮的暮綉從沒有掛上他的面容，他的生活是無羈無束，但是從他的談話裏流瀉着他個性的曠蕩。我真羨慕這一個獨身者，他非常喜愛小孩，帶他們玩，給他們買東西吃。我祝福他，永有快樂，幸福的前途！但是從一個時期起，他的微笑逐漸無力，金牙的光芒也日漸消滅，更不常與高彩烈的出去玩，甚致惟一職業，也使他厭倦了，孩童們見他祇痴痴的望一眼，再不像以前那樣愛戴他們了。朋友們也疑他染了傳染病那樣，不敢接近他，有時竟在他背後竊竊私語，我看他的神

莫菱：

憶

回憶彷彿被風吹散了的雲影在流浪人的故鄉之

夢裏飄過——三年來的光陰是悄悄地戀春風而逝了，但是回憶影中的綠湖，依稀在輕柔地微波裏飄蕩着舊地淒清的調子啊！

綠湖上在軟軟風裏搖動的柳絲，浸在青春的笑意裏的月光，遼遠的碧草睡着的長堤，那兒還映着已逝的青春之夢的殘影。而今，而今會幾度了啊，那雨歸的春燕。

初夏的風，綠湖飄來了消逝青春的惆悵的楊柳，淡淡的愁緒敲着悲哀人的心扉啊！

二
綠湖的風幾度使着浸在春夢裏的人們陰醉的記得淡淡風會吹拂着我們二人微笑的渦。

我是愛看自家兒的月光下的影子的，當綠湖的微波在月光溫柔撫慰之下做着甜夢的時候我懷着一顆孩子樣的心默默地坐在輕烟淡淡的湖畔，低吟一曲悲多泣的歌，聲浪悠悠地在遼遠古寺的鐘聲裏消失了。

一個有着同樣的悲哀情緒的青年人，在灰色的夜的霧圍裏輕俏地腳音，在綠草的低語

裏幽奏……

「啊！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感到寂寞嗎？」

「不呢，我是來尋找寂寞的。」

她嫣然一笑，髮絲兒在夜色裏飄着，默默地偎在我的身邊，靈魂浸在沉思的波瀾裏。

「你在想什麼呢？」

「我的心裏想什麼，你總也知道吧？」

「在想你的友人嗎？不然是懷念着故鄉嗎？」

「噢！我哪裏還有什麼故鄉我不願回憶我的故鄉，回憶起來我是會失掉愉快的。」

夜色裏的樹葉子唱着淒清的哀歌，抑鬱彈動了流浪人的心弦，一對婆婆的影子在波光上動盪。

三
湖上的清晨，我最喜歡和她駕一葉扁舟，滑過薄霧去尋求昨夜的甜夢。

古色古香的橋洞裏是抹着歸時歡笑的痕跡的，我愛默視着橋洞裏的流水，聽着那潺潺的波音，因為那是有着靜靜的神秘的啊。

船常是輕俏地溜過荷葉叢，有一次我采了一束淡紅色的荷花簪在她的衣襟上。

「謝謝！」
多麼使人懷想的美麗的笑渦啊！

在船裏我和她並肩坐在船板上，一邊打着槳，一邊在望着那逝去的白雲，雲的留影在波光上會慢地淹沒在我倆的性靈裏。

「人生是多麼飄忽啊，一時的甜蜜只彷彿雲影的消散。」

輕地吁息像一朵雪花的飄落。綠湖的夢被燕子叫醒了，長堤上的碧草淒淒，我們倆人，踏着輕鬆的步子，聽着草叢奏着的音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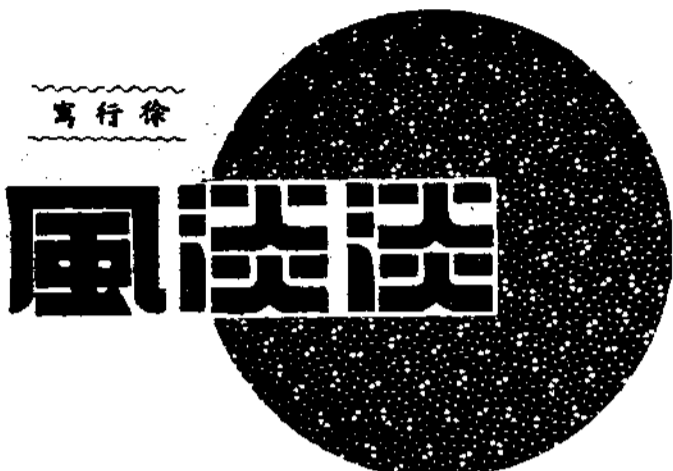
四
光陰磨蝕着我的青春，輕烟般的舊夢怕沒有重溫的機會了生怕回憶過去了的夢，我等待着思想化做一陣天風，吹我到綠湖畔，再來看一看寂寞的舊影。

Nickname

「外號」這東西現代很時新，說不說，動不動，就加外號，或是警戒的，或是形容的，或是稱讚的，或是諷刺的，多着哪，在我們的學校，一進校門，你聽吧！什麼狗熊，貂蟬，武大郎……都出來了，這樣叫，我覺得比自己真名來勁的多！現在把我們班上外號一覽表介紹給大家：

小耗子 法國人 美國妞 司馬懿 大嫂 德秀 毛樣 沙和尚 達摩老祖 登徒子 大姑 量操衣 李麻子 白餅老人 油鷄 大個兒 寶珠姥姥 怕羞 全班眼目 莽漢 春捲 女編輯 大力丸 放洋屁 臭疙疸 龍法師 梁猴 椰爺 馬回回 等。有的同學一叫他的外號，真跟你咬牙瞪眼，要出人命官的勁！有的同學互相以外號開玩笑，他們是開通的，活潑的，以此為笑料，為有趣，為調劑疲乏的腦子，這多麼有風味呀！

一



寫行徐

風淡淡

滴滴花間雨

澹澹花上烟

煙雨為合離

花態亦變遷

鞋跟碰着洋灰地面，很有拍節地。沙啞的嗓子，唱着：「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旁若無人地，從重門的煙門燈下，衝向了後院一處偏僻角落。

那裡是一方斗室，小玲子的臥房，也是她的休息間。

陡然，望見那黑洞洞的，很失望地，驟止了歌聲，想：「一定！又給皮猴媽媽燒燻了。」靈機一轉：「一個人躲在這裡看書，張資平也好！——等着她！等到半夜更好！」

很安耐地接上了「花非花……」，交響着鞋跟的拍子。

「拍兒！」還沒踏進門限，伸手把燈擦亮，可是嘴裡還殘存着「花非花」的尾聲。

「呵！大少爺，您還沒睡？」羞慚地，像要躲起來，然而她不敢露出自己的窘狀；給大少爺見了，是要折扣了自己的嬌美的。

「喝！」嚇他一跳，當時轉過頭來，臉上是一抹驚訝，可是一靈又換了副愉快的面色——但因轉變得很倏然，免不掉地一些尷尬的痕跡。「你，你一個人？……」在她點頭的光景，「怎麼不開燈？」

「我喜歡這樣兒！」窘狀已經褪盡了，剩下的只有嬌媚。

「噢！」是讚美，是同情。接着放低了聲音：「太太睡着了嗎？」笑得眼睛擠成兩條線。

點了點頭，響應着他的私語。

「我們今天可以談一夜了。」習慣地回頭望望牆角的架子上，然而立刻覺悟過來並不是在自己屋裡，便又拉開袖口看：十一點三十五分。

抬起頭來，長長噓了口氣，很快意地把兩手插在褲袋裡，歪了點脖子：「可是，談些什麼呢？……」眉毛飛起多高。跟着把左手從袋裡掏出來，忽地，滿掌的東西托向小玲子的胸前，嚇得她倒退了一步。

他更逼近一步：「軟糖，陳皮梅……」檢核核樣的，用另一隻手指點着：「……奶糖，花生糖，琥珀桃仁……」爽朗而慨然：「吃吧！」手掌更抬高一點，幾乎觸着了對方的下巴。

「不！」扭一下脖子。

「都不愛吃？……」有點掃興。

「不！」拍！向他手掌擊了一下，可是輕輕地。那隻手一震，險些兒把東西撒在地上。

「愛吃些什麼呢？」回身把東西扔在床頭，兩手握着她的手腕，搖着，「告訴我，我買給你！」貪婪的望着她。

先搖一下頭，「甚麼也不愛吃！」拉下他的兩手，坐下來，在方桌的前面。

「那麼！……妳喜歡什麼呢？……」笑着，「花手帕？髮卡？手錶？……」坐在她的對面，翻身抓起一顆咖啡糖，剝着，「金戒指？絲襪？……」隨即把剝去了皮的咖啡糖切進嘴裡，嘴裡開始「格格」地響着。

「不要，什麼也不要！」意思很堅決，然而：「太太知道了，怪不好……」斜睨着，似乎想笑。

「沒關係，說吧！妳最喜歡什麼？」落落落落……地，響得越加起勁。

「……」用手指蘸着桌上的水漬，畫着什麼。

「說！」落落落落……

「喜歡……」笑過在腮上似隱似現，「就喜歡上學……」

「又是上學！」從桌面挺起身體，注視過去，嘴裡馬上再不「格格」，糖停駐在左腮裡，把腮幫墊起多高。「我知道……又是老劉那小子教給妳的，是不是？」

「不是！」莊嚴起來，不再笑。

「老劉……他不是好東西，妳往後別往他屋裡跑。」

「不！劉先生是好人，他不像妳，總那麼……」笑。

「我，我怎麼不好？」怒，給壓在嗓子裡，臉上可不敢表露，糖跳到門牙中間，像要吐出來。一會兒，又給舌尖捲了進去。但並沒有「格格」。

對方沒有回答，只哀求地笑着。

「究竟劉先生對妳如何？」馬上他顧慮到對方會聽不明白，趕緊掉換了語氣，「他跟你很好吧？」

「不！」斬釘截鐵樣。「劉先生懂得疼人。」他兩眉一皺，注意去聽：「他總勸我：以後別抽煙，多看書，多寫字，將來總會有用場……他還說，當了環不是常事兒，有了本事還是作點別的事……我一聽他這麼說就想起……我的爹娘來了，我娘要是不死，眼裡旋着淚水，我，我也到了這兒……」

光景淚水就要洩出來，但他忙靈了靈眼睛，又咽了口唾沫，淚水立刻好像給唾沫一下拉進肚子裡。緊跟低下了頭，再

不出聲。

大少爺聽着聽着，心裡有點發酸，嘴裡的糖再不忍停留下去，一下給咽進肚子裡。手，不由己的撫摩着對方的柔髮，像親着一頭小猫，小猫低着頭，再不肯抬起來。

他搜索枯腸，想用幾個簡單的字打破她的悲哀，但腦子不給使用，只一勁摩着貓頭，一下，一下，機械地，像一把電刷在替她梳着頭髮。

還是小猫自己聰明些，慢慢抬起頭來，擺脫了他的手，「劉先生真好，他沒有壞心眼兒！他疼人。」

「好！不要說了吧！」望着桌面，靜想着，忽然放平視線，「我願意送妳去上學，怎樣？」

「恩！」不加可否。

靜了五分鐘，忽然遠遠地，李媽像在前院裡喊：「小玲子！太太叫妳呢！」

「喂，就來！」匆忙地迎了出去，回頭看了看他，他不動，只在嘴裏：「老皮猴，一天到晚總是抽，抽……」通！捶一下桌面，像打着了他媽，怨恨地。

× × × × ×

已經是夜裡兩點了，小玲子拖着疲乏的身肢溜進後院，忽然瞥見自己屋裡黑暗了，可是添了薪聲。

輕輕拉開了門，一股濃煙味，鑽進她的鼻管及肺管，幾乎她想嘔吐。捏着鼻子探身進去，換亮了燈：可不是大少爺！還有第二個人？

「喂，大少爺，天亮了！」推着，搖着。

他醒轉來，怔了怔：「小玲子！」

「……」她才要說話，猛可給他一把扯了過去，沙啞着嗓子，「明天我送妳上學！」

「……」我不……」想喊，可是聲音那麼低微。

× × × × ×

第二個絕早，小玲子睜開了眼，最先接觸視線的就是那一堆殘破而泥爛了的陳皮梅，糖菓……

她有所感觸地：「我不能再忍下去了！」

她決定逃開這裡，再不受大少爺的糾纏。

可是，才要收拾自己的衣物，在窗下，好像有人走過，又好像誰在窺探她的秘密。

只怕大少爺慾望難填，捲土重來，忙整理着蓬鬆的髮走出門來，鑼聲響着裝作奔往廁所，却從眼角地方望着自己的窗下：並沒有人在那裡窺探，只是一隻貓要着一張破紙。

有心返回屋來，預備自己的行李，忽然想到許多的不安。有點猶豫。

還是去找劉先生。

沒走盡後院的盡頭，就聽到很熟悉的聲響，從大少爺屋裡傳出來，她小心翼翼躡進前院，過了浴房和廁所，那便是劉先生的臥室。她側耳去聽，裡面已經有了動靜，知道劉先生早已起來。

心跳跳着，挨近了門，輕輕叩了幾下。

裡面發出：「請進來！」

她輕輕推開了門，先向劉先生鞠了手，然後背着手關上了門，慢慢走過去。

他見了她，很驚訝地停止手底下的工作，把塵封着書籍移開，就近在二張白紙上擦去手上的土，問：「有什麼事嗎？」

「這便早就起來了？」

「跟您商量一點小事！」順便坐在床上。

「好吧！什麼事？」挪過椅子來，坐得很近。

「我想……」臉上一紅，「我想……走！」聽了聽外面。

「怎麼？好好的爲甚麼要走？」

「離開這裡！我一定離開這裡！」一字比一字輕微，到最後一字，已經沒有了力量。像有無限的悲感。

「不，他已經……」

「怎樣？」

「……已經害了我！」臉更紅了，像是全身的血流都集中在這裡。

「……」痴想了好久，「那麼你怎樣呢？」

「我想求您給我出個主意。」她靠近他一點，聲音更低了些：「是逃走好呢？還是……」

「除了逃走，她幾乎沒有第二個主意。」

「……」我以爲……「像是很吝嗇。蹉跎很久，終於：「我以爲你還是仔細些……逃走決不是辦法。以後你只不要板着面孔，我想總不會……」

他很不安地低下了頭，後悔這話有些過於冒昧。然而，他又慢慢抬起頭來，去觀察對方的動靜。

「還有，她還能接收他的忠告，但她又有另外的難題：「可是……他老是纏着我。一見了我，就……就不放我過去。」

「類上一陣陣泛泛着紅霞。」

「呵！不放你過去……誰我想！」

「重復低下了頭，披在後面的長髮，向前滾了下來，遮了他上半個面孔。她由稀疏髮絲的隙縫望見他擰着眉頭在深思，（老纏着她，她怎麼一次也不反抗？她怕他？那，她早該辭退——或是逃開這裡……）

「……」多少，她不大可靠，一個懷春的女孩子啊！大少爺不好？自己也未嘗沒有罪過，不過自己不肯承認罷了。」

「他有些不願多管閑事，可是，拒絕了她的求救，又怪不好意思，（她想逃，逃到那裡？她是無家可歸的苦孩子，真有點棘手。再說，教給她的苦孩子，自己又擔了罪名，還是暫時敷衍下去。）

「他慢慢抬起頭來，掠一下垂着的長髮，「你逃，」放低了聲音，「是逃不得的，第一，」伸出一條食指，「你沒地方可逃，」再伸出一條中指，「第二，你逃走了，他們會追你回來，把你送進衙門，告你私逃。這一來，你倒犯了罪！是不？」

她點了點頭，可是還不能就滅了去，剛要繼續向他請教，他却先閉了口，「我看，你還是忍耐一下，我自

會替你想辦法，」輕易地送給她一個安慰，「這以後，他再纏着你，你可以偷偷來找我，我再給你出主意。」

感激得幾乎要落下淚水，可是她忍住了，半天半天，沒有說出話來。他却早已看出她的委屈，忙爲她解化，「你安心去作事，不必浮燥，我擔保往後你受不着他的欺侮，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你去吧！」

她懶懶的站起來，有所留戀地向他沉重的張望了一眼，移挪着脚步。

「你去吧！仔細點，不要給別人知道。」他望着她的背影飄然地閃出屋門，輕輕爲她嘆了口氣。

大少爺像是一個探險家，發現了一處新地之後，馬上又想得到另一個收穫。

幾天來，小玲子的酸酸色冷却了他的心情，因之又恢復了從前的荒唐，整夜在「麥哥兒風」前尋找刺激。

小玲子在忙給太太燒煙泡之餘，每每坐在自己的臥室裡感到點兒寂寞，大少爺不再來纏，同時，大少爺也不再給什麼安慰，她像是淺水灘上的一條遊龍。失眠的痛苦，開始蛇一樣的啃着她的心扉，每每深夜半夜走出屋子，到裏院外院各處巡一下禮。常常是這樣：太太屋裡黑洞洞，大少爺屋裡黑洞洞，就只有劉先生的窗上搖着微亂的影子，她知道，他還沒有睡，他還燃着蠟燭在看書，有心去請教他怎麼治療失眠，然而又苦於沒有勇氣。

（劉先生確是好人，他不大比大少爺那麼粗野！可是，劉先生老是一副沒有笑容的面孔，但，又那麼溫柔。）

她不敢想，不敢往劉先生的「和藹可親」上想。幾次想找劉先生談談心，却幾次重復回到屋裡繼續失眠。

劉先生確是好人，他對小玲子永遠是一種慈母的態度，他期望着她能讀一書，他期望着她能成爲他理想中的女性，由她的忍苦耐勞的精神，他喜愛她，因爲她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他一向只

擺着慈母的架子愛護着她，可是，他總了她自己報告大少爺的糾紛，心想着，這孩子太危險，我應該出來作她的保護人，於是，時時他透出一點關心她的意思，不斷在暗地裡問她：「大少爺又欺侮你了嗎？」

「沒有！」一個媚笑，邊得劉先生脚下有點不大穩定。

「大少爺又……？」

「搖搖頭，一個媚笑。」

「大少……？」

「不作聲，擺着手。」

一個深夜，她偷偷帶進了劉先生的臥室裡。劉先生見她一臉的憔悴，很驚訝地回頭望了望壁鐘——大小兩枝時針，雙雙併在兩點剛過的地方。而後輕輕地問：「大少爺又欺侮了你？」

「不是！」悄悄走過來，「我找您說幾句話。」

「好，好！」爲她預備座位的利那，他忽的觸着一個不安，「這麼晚了，……」

「……」

「……」

「……」

「……」

「……」

「……」

「……」

「……」

「請回手把燈檯滅！」悄悄地。

「幹什麼？」小玲子懷疑，「您也喜歡黑暗嗎？」

「……」

「……」

「……」

「……」

「……」

火光漸漸明近着一支蠟燭。

恍然有所會悟，她臉上有點發燥，可是她極力壓抑着，「劉先生！我說……」

「劉先生剛拿起一本洋裝書正要遮斷燭火射向窗子的去路，聽她招呼得很嚴重，立刻截止，可是下面她並沒有說什麼，便繼續下去這工作。」

劉先生明白她是沒話可說，看她那窘狀，像用淨了的一個牙膏，偏要擠出東西來，連自己的心裡也不自然。

（請續讀二四—二五頁）

全家福 · 一三

……

……

星影紅塢來好 人劇大顛列不

孔面的同不種千一有頓勞利賈

· 芬 · 李 ·



「Old Dark House」中飾演一個時代個性



一個異於平常的化裝，在「White women」中



鬚髮斑白的父親，在「閨怨」中



歷史上有名的多婚之王亨利第八，在「英宮秘史」中



· 賈利勞頓漫畫像 ·

賈利勞頓 Charles Laughton 是一個優秀的

演員，每一個電影觀眾都不否認，這裡，

再告訴給讀者們更多些關於他的事：

賈利勞頓在一八九八年生於英國，父親是史卡

普羅地方的旅館鉅商，家庭環境很好，勞頓早

年，完全浸在英國古老家庭的氣圍裡，他父親一心

一意希望他的兒子，成爲一個忠實的商人，於是，

在勞頓十六歲畢業於史東尼學校後，便把他送到克

拉瑞吉去學經商，這時期的生活，對於勞頓並沒有

什麼奇異的感覺，不過，他開始對於戲劇發生一種好奇心，這好奇心一直蘊藏在勞頓心裡，是爲後來成名爲劇人的胚胎。

勞

頓到了二十六歲，他不能再抑制自己的天賦才能了，於是展開了他的新生命，打破他父親對於他做商人的迷夢，來到皇家戲劇協會學習戲劇，

由於天才與努力，勞頓帶着榮耀的金獎章走出了協會，開始在各劇院登台表演，

第一次出演於「恩斯地方」家戲院，發揮了他的演劇才能，又陸續在西方劇院演了

五次轟動大眾的戲，受觀眾熱烈的歡迎，同時被英國的電影界注意起來，在英國

演了幾部無聲片，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被美國派拉蒙公司的選角家拉攏去，聘他

試演一部「紅髮男子」The

Man with Red Hair 勞頓的

聲名已紅遍英國，凡是

到過的一些地方，沒有不

知道有這樣一個演技優越

的劇人了，這時勞頓應聘

到荷萊塢來，在派拉蒙公

· 在「鐘樓怪人」中 ·





目面來本頓勞利賈

司主演了一部「The Devil and the Deep」於是這
個英國天才開始在美國人心裡活躍起來，而勞
頓也結束了他的舞台生活。

在

派拉蒙演了幾部影片，其中以「羅宮
春色」最驚人，這時，美國電影觀眾

才確認了勞頓的演技，他回到英國去，他的太

太艾莎蘭吉絲忒正應名製片家亞力山大柯達去主演一部「南來之女」，該片要在巴黎拍攝，艾
莎却不能赴聘，於是讓勞頓到巴黎來見柯達，誰知這偶然的一遇，却給予勞頓一個新機會，
不久報端便盛傳名製片家柯達選用勞頓主演「英宮秘史」(即亨利八世)的消息，該片完成
後，勞頓的聲名，幾全世皆知，無人不曉了。

後來，勞頓又在美國演了「叛艦喋血記」「孤星淚」

幾部影片，都轟動了整個世界的影

壇，勞頓個人有着榮耀的演技，同時更給電影史上留下不可消滅的光榮一頁，但在英國演了
一部敘當年荷蘭畫家冷伯龍軼事的「畫聖情痴」後，便息影很多日子。

不

久以前我們才又再度看見他在「鐘樓怪人」「黑海人妖」中演出。使我們感到勞頓的演
技，確已達到所謂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他那個性的內心表情與多方面的面孔，更是

龍伯冷家畫大蘭荷演飾中「癡情聖畫」在



其他演員所不能比擬的。

英國名製片家柯達說過，「賈利勞頓所以成爲最優秀的劇人，
除去他那熟練的演技外，陰暗的皮膚，零亂而有風度的頭髮，善動
的眉，多情的灰眼，寓意的唇，千面孔，以及全身都有着天生的動
人的魄力，都有助於他的表情，更能增強戲劇的力量。」

「叛艦喋血記」中飾
演威風凜凜的艦長



「羅宮春色」中飾演
淫蕩之尼羅王



「孤星淚」中飾演殘
虐之警長邪威



在「Ruggles of red
Gap」中飾演一個
周到的僕人



電影
小說
初戀
妃麗譯

(六)「幸福的一吻」

泰德家裡的舞廳，正擁滿着一些來自各方的佳賓貴客，三三兩兩的在那裡談得高興，康妮不曾注意這些，她心裡充滿了她自己的快樂，一千人好像都與她沒有關係，她正在應酬穿過來又穿過去，不經意間，迎頭撲在泰德的懷裡這偶然間的發生，却使泰德覺得好笑，康妮心裡志忑跳動，剎那間，合閉眼睛，夢幻中，描想她那幸福又快樂的境域，再快活不過了，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需要盡情盡意的發洩一下，於是，不加思索的走向樂隊這邊來，她需要唱，在大眾聚會神聖的傾聽裡，她歌出那優美的斯特奧斯的華爾滋，在大眾熱烈的掌聲中，她離開了人群，欣然應了泰德的邀請，兩人共同起舞。

樂隊悠揚裡，泰德擁着康妮邁進他快活的舞步，康妮邁過一絲會心的微笑，深情的看了泰德一眼：「妳的馬怎樣了？」康妮不由已的說：「我希望，不至於因為我給他餵吃，便使他患了病，煩悶不已的現出一片微紅。」泰德溫柔的吹了一聲哨兒，很俏皮的：「嘿！我想我是見過妳似的——可是——」他看了她的裝束和那青春的快樂面孔——「妳改變了吧！」

「是嗎？那我很高興」康妮露齒一笑，「嘿！我總沒有機會來謝謝您的——」

「我的什麼？」

「您的一切」，樂聲更進一步的透着愛戀的情緒，應酬讓着這一對初戀的愛侶的溫甜。

於是，他倆攜手走出舞廳，來到涼臺的隱蔽地方，泰德雙手緊緊擁着康妮，康妮也不自禁的伏在他懷裡，這時，康妮的心才到了純自由的地步，她才領略到上帝賜與她的本能的青春享受，她抬起頭來，泰德充滿熱情的唇，在等待着她的，於是她最幸福的接受了泰德的一吻，迷戀間，她好像生出了兩翼，展開了這薄紗般的兩翼，天仙一般的飛向那遠方亮晶晶的星去，那星決不是姑母所知道的啊！她想得入了神，這宇宙的一切，都變成了她的世界了。

「妳還連一聲『再見』也不說就離開嗎？我想不會了」泰德說出的的一句一字，康妮聽來都那麼甜，她感到絕對不

是離平時所聽到的一般聲音了，忽然間由舞廳後門透進康妮耳鼓一些聲音：「該回去了吧，已經過十二點了」那明明是一對男女在說話，康妮聽來却像警告自己的言語似的，馬上，她芳心志動起來，「過了十二點了嗎？不會吧，他還有好多話要說，我也還等待着聽他好些話呢！怎麼——」一幕暗驛馬上遮住她活躍的心，她幾乎急得發狂了。

「現在幾點了？」

「親愛的，有什麼事嗎？」他看了看錶「十二點剛剛過了幾分鐘——這夜晚時分是多麼可愛哩！」

「嘿，泰德，有什麼東西壓抑住她內心的，康妮幾乎說不出話來了」我現在要回家了，再見——

康妮飛跑開去，泰德在後面呼喚，他有些莫明其妙，難道她會這樣害羞，「喂，等等——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的名字呢！」

但是，她已經跑到樓梯來了，她一口氣要跑下樓梯來，誰料却在樓梯中間失落了的一隻銀色鞋子，她也無暇顧及跑上去檢回，一直下了樓梯，却猛然間瞥見瑟勃拉，姑母葛瑞絲和華特在休息間裡。

康妮回到叔父家來，叔父傑姆已經在那裡了，見康妮回來，他那古怪的神氣使康妮心中不知做什麼想，他的心是誠實的啊。

「宴會很有趣吧！」

「真，很有趣——」她說話有點發顫「太美了——但——」

「孩子」叔父傑姆含說：「全家人都被扣留了，很好，却給了你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參加宴會」

「叔父！怎麼一回事——」康妮莫明其妙了。

坐汽車不帶車，他們都被拘留在看守所裡——他們却讓我的電話號碼，忘記了一切」

沉思了一會兒，康妮明白了，這是一個有策略的作為，叔父和僕人們都幫助了康妮，使她能安然去參加宴會，快樂的享受了她一生最幸福的時光，她感激極了，但却苦了瑟勃拉他們幾位了。

「嘿，叔父——您看得這樣清楚，想得這樣完善啊！」

「當然，當然——他向康妮咪了咪眼，康妮感到了叔父真摯的愛，她不知怎樣感激法才好——她們入了監牢，却去參加了宴會，這件事妳已經明白妳千萬不要透露絲毫秘密，否則他們便讓我為難了，好了，上樓去吧，他們要來了，晚安」

「晚安」

康妮跑上了樓梯，遇見了愛恩，愛恩挨近她耳邊說：「小姐，馬上睡覺去吧，不容有什麼再就攔的了」

康妮跑進臥室，却聽見了門外瑟勃拉的怒氣聲，她馬

上把那隻銀色鞋子脫下放在地板上，連衣服都無暇去換下，便滅了燈，跳上了床。

門開了，瑟勃拉進來：「我想見見妳哩！」聲音是這樣甜（？）瑟勃拉走近床邊把燈擰開，燈光照耀整個臥室。

「請妳不要開燈，我怕會傷害我的眼」

「致於嗎？」瑟勃拉注視地板上那隻銀鞋，拾了起來：「還有一隻呢？」

「啊？——」

瑟勃拉挨近了康妮：「怕燈光傷害妳的眼——妳是在睡覺了——難道妳總是穿着衣服睡覺的嗎？」

「不是的」

「妳參加宴會去了，我知道的」

「不錯」

「而且還唱歌了，是不？」

「不錯——不過」

「我們趕到那裡的時候，妳偷偷回來了，我看得很清楚，妳由那樓梯跑了下來——」

表姊一句加緊一句酸冷話，使康妮心中又難過，又氣忿，却鼓起她的勇氣，反駁起來：「妳管的着我的事嗎？今晚我有享受的權力」

「嘿，那是實話」瑟勃拉在她身邊坐下，「我要問妳的是妳那裡的衣服？」

「嘿，這又與妳有什麼相干，奧莉為我做的啊！」

「大衣呢？也是她為妳做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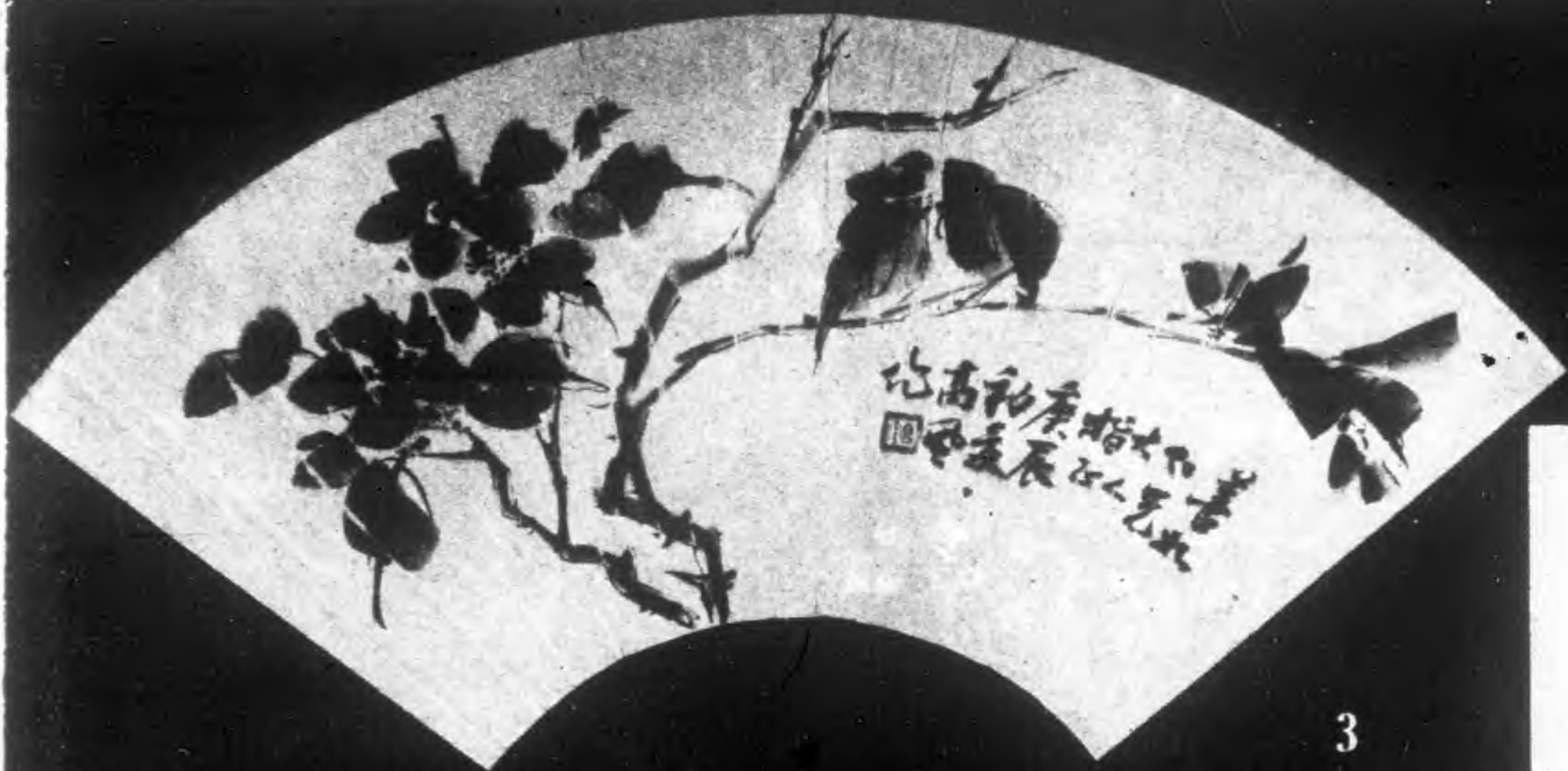
「喬治借我的，——他允許過我能借用」

瑟勃拉的眼神，現在好像箭一般射向康妮的心而來：「可惜，我未能按時去赴宴，妳却享受得很滿意了，泰德說妳參加了宴會，正好給他一個新發現，妳像第一個夜總會的歌女，他決定利用妳一下——」

「我不信，妳是說的什麼胡話！」康妮氣忿的打斷表姊的話。

「啊！妳不信嗎？——妳還不知道他當時說得多麼有趣呢——他學做妳合閉眼跟他跳舞的樣子給大家看，有聲有色的，把大家樂得幾乎都滾倒地上，他却再三的演說給大家看，妳那隻銀色鞋子更給添色不少，還不把人家笑死？嘿！噓着吧，他還要把妳帶到波斯頓他朋友家去，讓妳再演一次妳今晚的拿手好戲呢！哈！」說着走出去了。

一番長篇大論的話，說得康妮有些心動，她悲痛萬分，聽了這些話，破碎了她那甜美的幻夢，她失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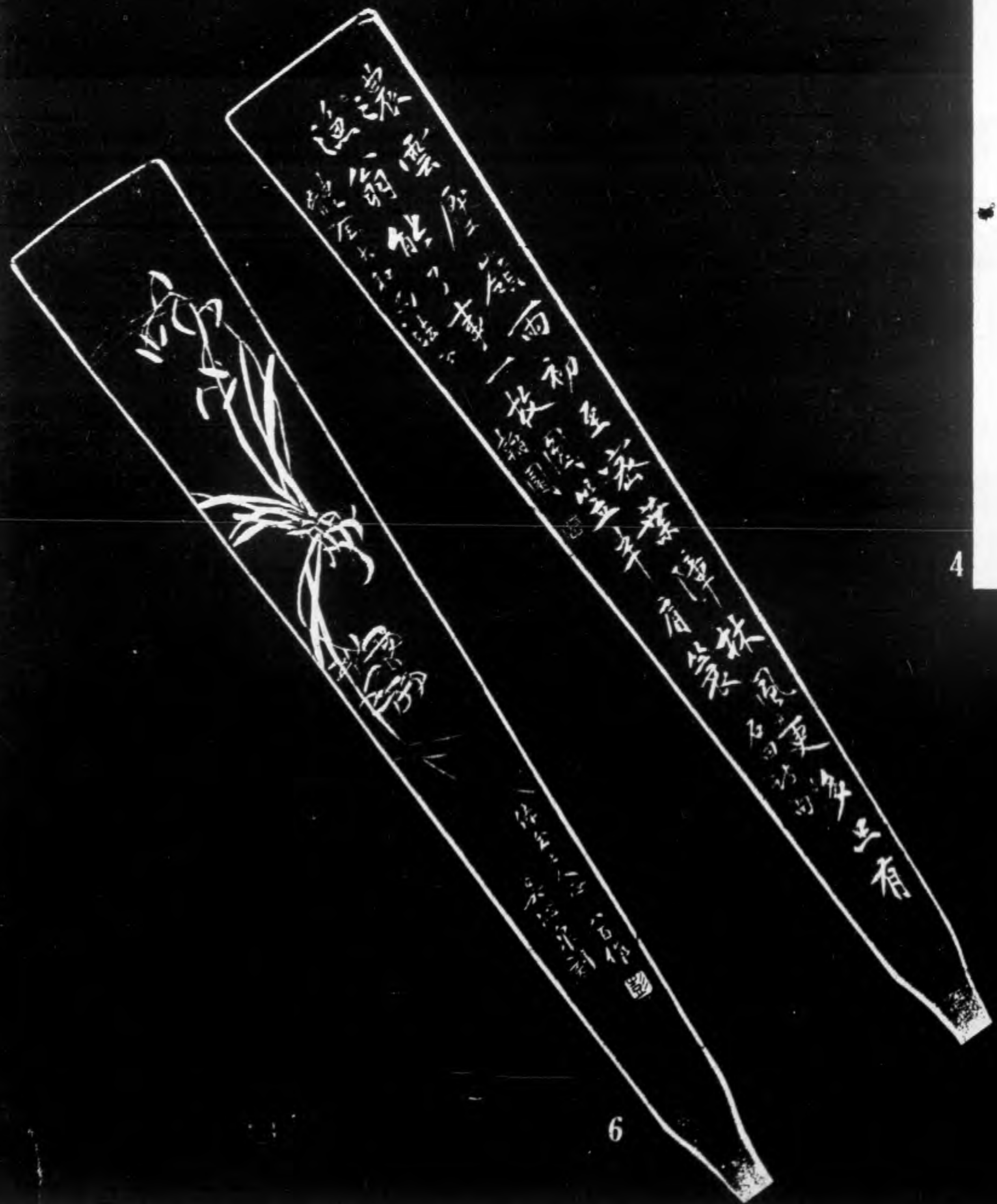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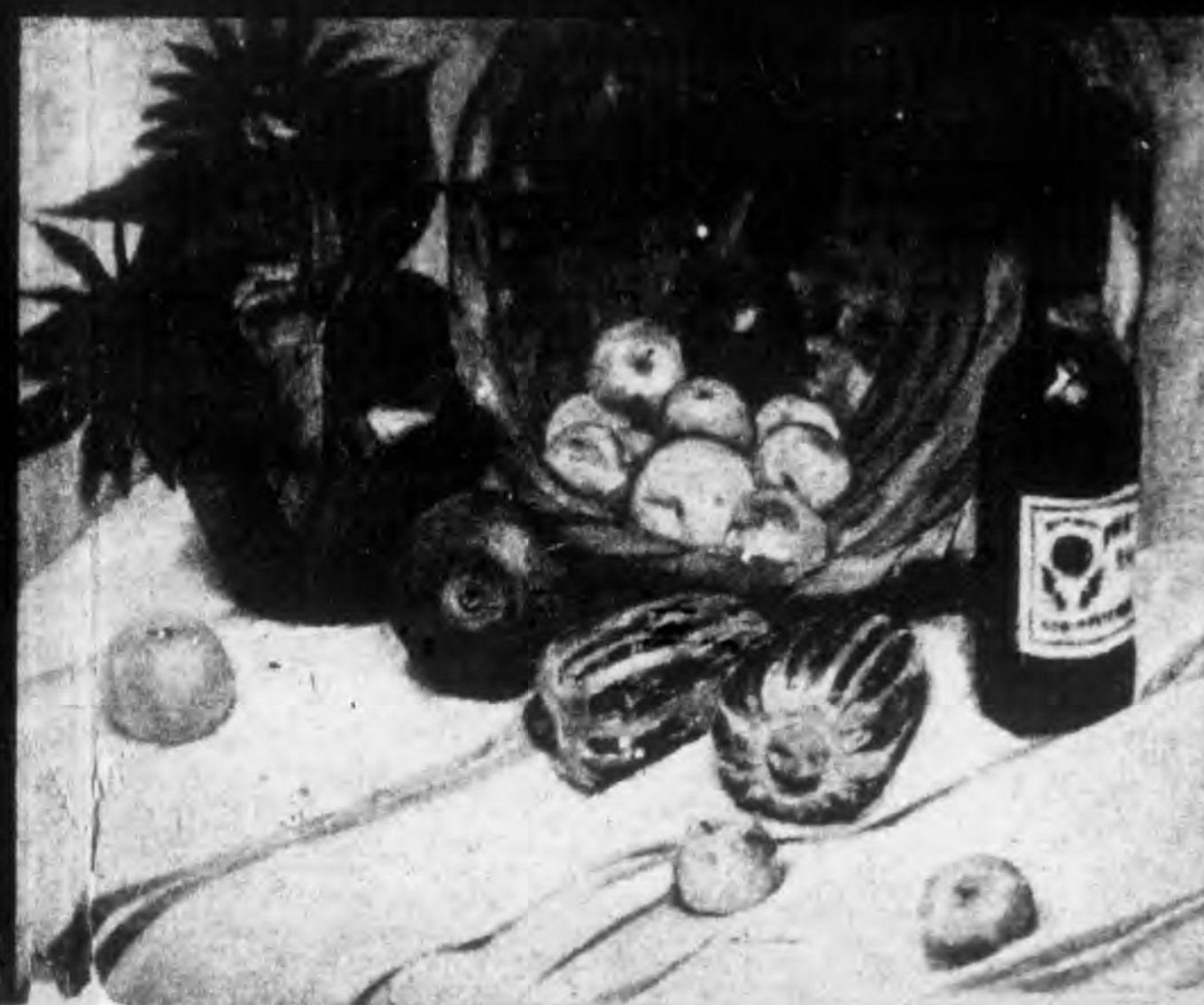


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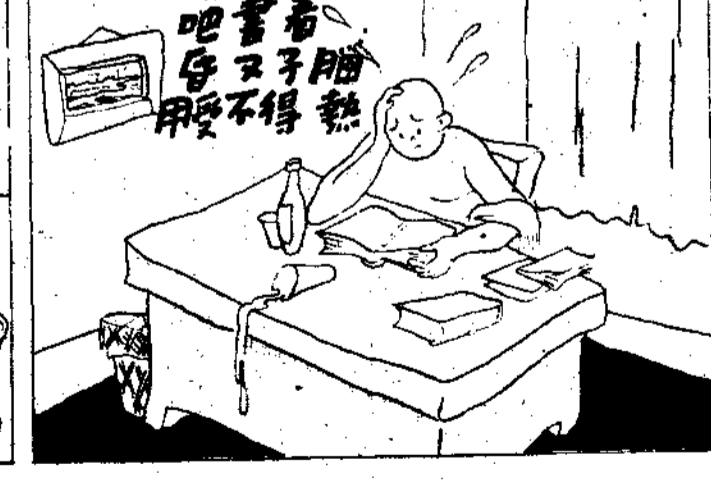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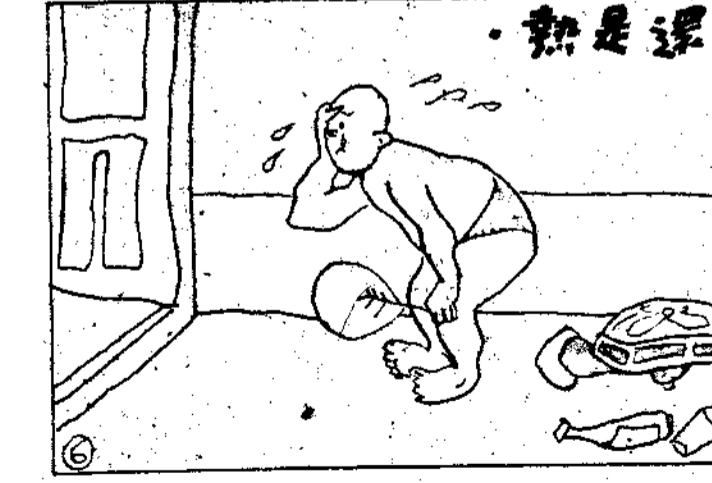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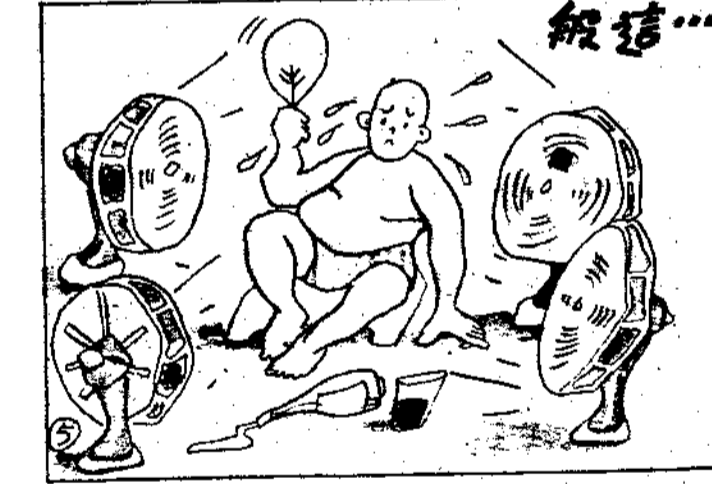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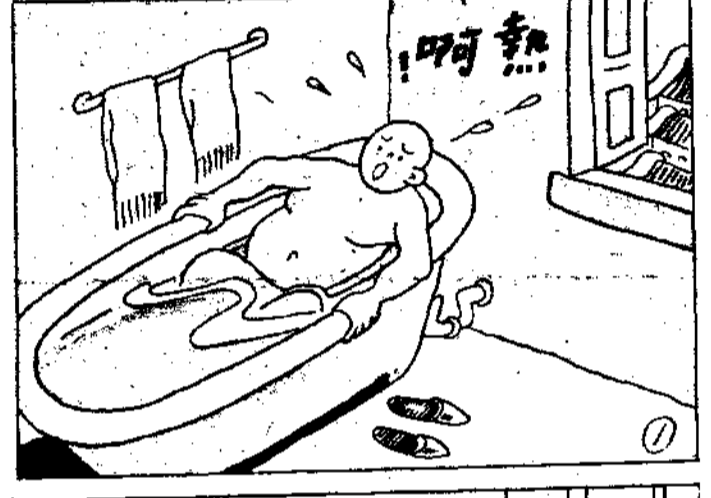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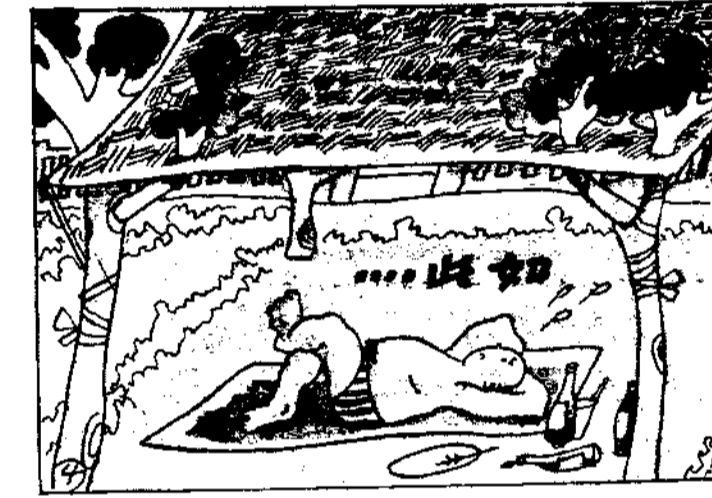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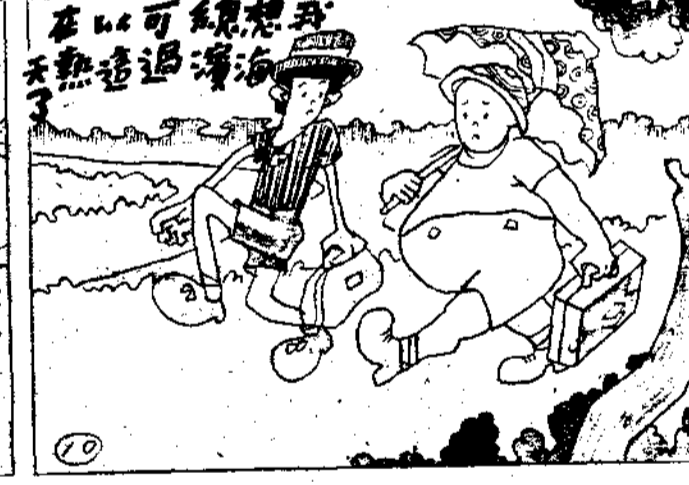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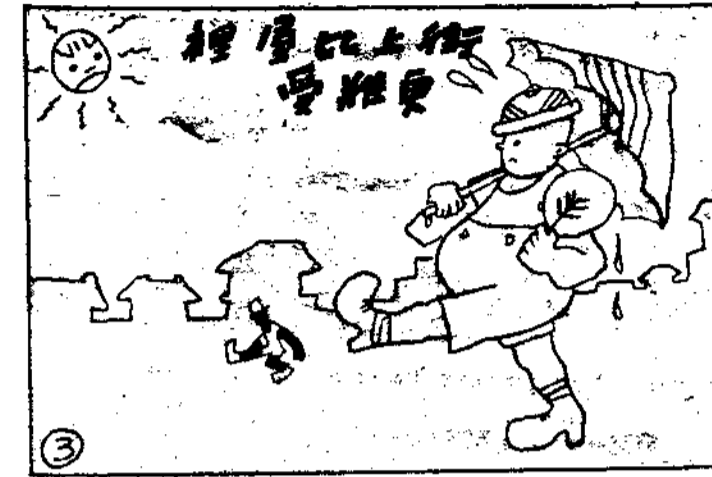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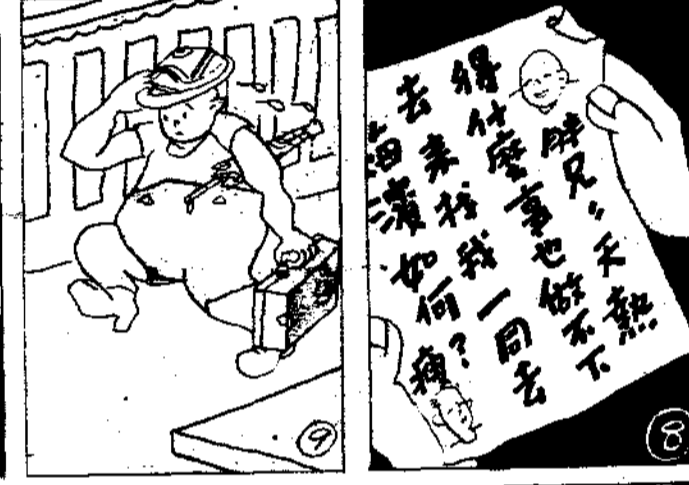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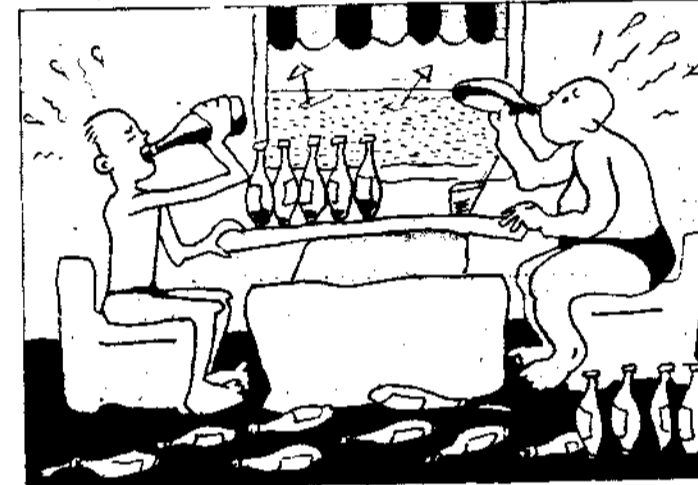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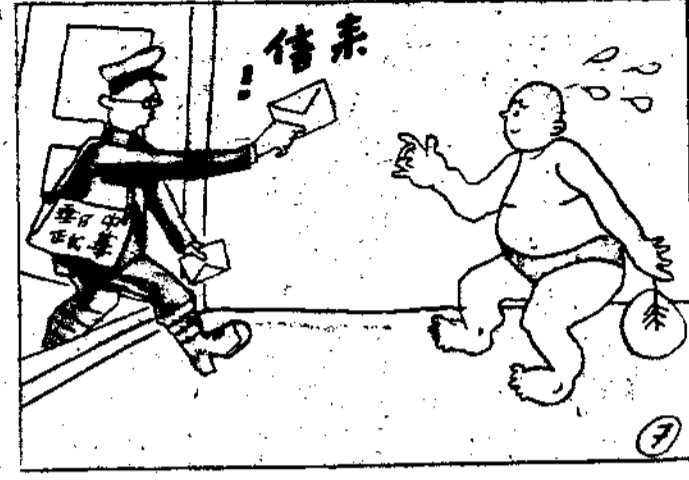
- | | | | |
|---|------|-----|---|
| 1 | 晨光熹微 | 安江 | 攝 |
| 2 | 泊 | 高超 | 攝 |
| 3 | 國畫 | 高風 | 畫 |
| 4 | 素描 | 勝次 | 畫 |
| 5 | 油畫 | 王華 | 畫 |
| 6 | 刻竹 | 吳沁泉 | 刻 |



5



2



海特洛根

剷除

腸傷寒，赤痢，疫痢

晝熱夜涼，最易得傳染病，如腸傷寒，赤痢，及一切疫痢等。
病後療養，不如先期預防，服用「海特洛根」一瓶，可保半年不得傳染病，較比注射防疫針安全，且無痛苦。
妊婦，小兒，心臟衰弱，肺結核患者，服用絕無弊害。

價目：每瓶六片 價洋三角
總批發天津特三區西錦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藥房均售



全家福雜誌批發處

張公到派報社

天津南市廣興大街

東方書店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光明書報社

天津特二區義興交界新德棧內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

心中廣告社

北京西單志成中學旁
小口袋胡同八號

長期訂戶：只限與本社接洽，所有各批發處之長期閱戶，係與該批發處直接關係，本社不負其長期責任。

本社住址：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全年十二册一元六角(郵費在內)

市署
立案

天津國醫學社招生

印有簡章，歡迎索取

社址：天津法界教堂前同義里

估衣街·法租界

敦慶隆

新到大批

男女雨衣

工精料實

晴天備雨衣

免得下雨外出難



起來！

訓練妳們的丈夫

王后

今天他告訴妳，他愛妳；
 明天，他將會跟別個女人照樣去說。
 老是貢獻一些愛情的湯與體貼的菜，
 終有一天，妳會倒了他的胃口。
 他寧願家裡有一個管束他的太太，
 也不願有一個順從他的僕婦。
 保持自己的尊嚴，
 也要愛護丈夫的尊嚴。

不識面的諸位太太：妳們的家庭生活是不是
 很美麗的？妳們的丈夫是不是奇珍罕貴地愛着
 妳，而妳也一樣地愛着他？果然如此，那妳真是
 幸福的安琪兒，我當然只有為妳們祝賀，謹願地
 久天長，永無芥蒂了。不過丈夫們的脾氣是很難
 說的，他們不儘靠得住，一旦他們對妳感覺厭倦
 了，會馬上另換一張面孔，那麼妳這以後的日子，
 豈非只剩下痛苦？還有那自結婚以來沒有得
 到過丈夫的笑臉兒的，其不幸就更不必說了。
 我告訴妳們一個方法，或者能够幫助妳們得
 到意外的幸福，那方法是：「妳要訓練她們。」
 怎樣訓練呢？說來話長，請不要忙！關於為
 什麼要訓練丈夫這問題，妳們也許不明白，自然
 需要解釋一下。

男人是脾氣最古怪的動物，他們因為有社會
 上的地位，所以往往守舊派，頑固者，自私自
 利的人，他們對什麼事都將女人拋在一邊，而將
 自己做中心來處理一切的。
 妳要他來愛妳，當然妳會勝利的，不過，這
 種勝利只是在他追求妳的時候，當他得一個女
 人來愛他，他便會裝出一付神氣——崇拜女性的
 神氣，而處心來迎合那女人的脾氣和口味；可
 是，這些使妳從他身上看到的好處，真和魚的看
 到餌而忘掉有鈎相似。到妳和他結婚了，過了幾
 個月或是幾年了，那時他便對妳厭惡起來，那時
 他又會用追求妳的全付本領，去追逐另一個女人
 去了。
 這時候，妳們怎麼辦呢？
 用妳的真心去愛他，處處體貼他，那妳成為
 他的什麼人了呢？老媽子嗎？妳向丈夫投降，由
 他來管束妳，威嚇妳，而妳也就承允下來，願意
 為他犧牲了自己嗎？
 我首先要勸妳們的，就是不要太懦弱了，不
 要太把自己看低了！丈夫是一個人，我們也是一
 個人，妳假如真的以為女人給丈夫拋棄了就不能
 生活，因而害怕妳的丈夫，
 處心順從妳的丈夫，妳假若
 真的這樣做，我可以說，妳
 和妳丈夫的共同生活，一定
 是不會美滿的。



妳處心把自己當做丈夫的附庸，做出自己是
 怎樣也不能離開他的樣子，這時候妳的人格就被
 他看輕了，甚至妳的一切吸引力都會消失，妳的
 丈夫見到妳，等於見到一個老媽子，這樣子，妳
 自己想，能再使妳的丈夫愛妳嗎？妳再想，妳
 的丈夫會愛他的奴僕嗎？

男人們，因為有社會的地位，所以對於女人
 的觀點也隨便了，今天告訴妳他愛妳，明天他可
 以和別個女人也這樣說。但是妳呢？妳以為被丈
 夫所棄就糟了！什麼名聲都壞了！妳有了這樣
 的心情，那麼，訓練丈夫的工作只好放棄了，那
 好在淚珠偷彈地度着不幸的歲月。
 其實妳何必自苦呢？放心吧！丈夫是能够訓
 練，應當訓練，而且是需要妳來訓練的。



妳能訓練妳的丈夫，
 不但能使妳們的小家庭充
 滿了愛情的氣氛，又且你
 的丈夫也會尊敬妳，重視
 妳，而更加愛妳的。
 丈夫們就有這種脾氣
 的，他願意家裏有個能管
 束他的妻子，而不願意家裏有個順從他的老媽
 子。

有許多家庭，因為妻子是個能幹的人物，能
 够適當管束丈夫的緣故，而這家庭充滿了愛的空
 氣。這樣事是很平常的，妳只要看妳的鄰居，
 一定會發現幾個這樣能幹的女人。妳要知道，男
 人是不怕背了怕老婆的名義上街的。有時候他還
 願意在朋友面前誇說他的妻子的才學呢。假使他
 的妻子光有愛情，他就說不出所以然來了。
 每個人都是一樣，你天天給他肉吃，他一定
 會感到油膩，而怕吃肉了。所以一個精明的廚子
 他懂得將每一餐菜都換一個花樣，這也無非是人
 的心總厭倦平凡的緣故。而你每天只知道用一味
 愛情的湯，體貼的菜，給妳的丈夫吃，他天天吃
 這一味湯菜，那有不生厭的呢？日子多了，他反



而覺得身上像給人捆了一根繩子，周身不舒服起來。

男人們是喜歡他所愛的女人來管束他的。我們

們要仔細將這種心情來分析研究，就可以知道「順從母性的習慣」沒有一個男人能夠完全擺脫的。所以，他們隨便什麼時候都希望有個女人能夠督察他們，管束他們，甚至罵着他們，他們都能心誠悅服的。這種例子不是杜造，而是世界上男人所通有的現象。

所以，在你準備換一味「愛情小菜」給丈夫時，不必考慮這小菜損害你丈夫的胃口與否，你只要調理得夠味，就是他最願意吃的，也給他一試，不要讓他當你是一個只會煮「一味菜」的廚子！

訓練丈夫是如此重要，所以對於實行的方法就不應該忽略。

男人的脾氣本不是一律的，而且各人有各人的「個性」。有些男人你給他洗好的衣服，他會亂扔亂拋的，或是你替他整理書桌的抽屜，他會氣得要命。你的丈夫若是這樣一個角色，他不許你注意他的行為，不將你放在眼內。這時你對付他最好的方法，是爽快、地不服侍他，讓他自己去找忘記放好的一隻襪子，讓他找一個鐘頭，找一兩天。他脫下的睡衣，由他放在椅上或是床邊，不要替他掛起。你這樣做過幾次，讓他明白，他自己也應該當心他自己，不能專靠你去服侍，你的服侍不過是爲了愛他，爲了照顧他，並

不是妻子一定的義務。到他能夠明白的時候，你再幫助他，那時候他就不會怪你處干涉他了。

有些丈夫最壞的脾氣是隨之便去鬧戀愛，他們因爲自己沒有什麼名譽的損害。你要克服他這種脾氣是最難的。

普通女人對付這樣的男人，唯一的辦法是哭，是鬧，這些方法真是笨透了！一個男人他本來還沒有真正去愛別人的，因你這一鬧，一吵，每天淚眼相對，於是他覺得坐在家裏太悶氣了，還是那個新結識的朋友有趣，懂得談愛。即使你把他鎖在家裏，他的心也都跑到外面去了。

你對付這種事情最好的方法，便是多給他自由，同時你自己也要有把握，不要太放縱了他。

你應該知道相當的自由是每個人所必需的。有許多女人是把丈夫管得太緊了，因之他們的脾氣漸變壞，就讓他們愛鬧戀愛，你也讓他們有些自由，你表示滿不在乎的態度。但是你也要表示一些你是完全懂得他的，使他覺悟自己的行為不是一個健全的人所應該有的行為。

你讓他稍微放縱一些，使他感到家庭的溫

柔。你讓他在家里可以隨他的喜歡做事，隨他的興致去講話，甚至他玩得和野蠻人一樣，你也不要干涉他。

男人是有相當的自尊心的，你自己當然也有自尊心，所以對你的丈夫說，某人的衣服漂亮，某人的裝飾入時，這使他疑心你在輕視他，疑心你想走上虛榮之路，假若你喜歡說人家的事，最好不要談到東家長，西家短。

對於丈夫的能力，你應該去鼓勵他，不要說及人家，因爲你傷了他的自尊心時，他會把一切事都放棄了的。

總之，對待一個男人，我們不能太依賴他，也不要太苛責他。你覺得他有一點脾氣是與你合不來的，你就應該轉移他的習性。

你的丈夫當然不是小孩子了，但是你應該把他當做一個小孩子來愛他，來訓練他，這樣你就可以得到人生的幸福了。



畫眉

愛美的女人們，往往討厭自己的眉毛的粗黑，就決意剷除，然而剷掉之後，很快的再生長出來，於是用鑷子一根根把它拔去，然後再畫上兩條人工的眉。

你一定這樣想，拔去眉毛還有什麼意外的險處，一定不會！這樣說，可就是一個大錯誤！

當眉毛給鑷子拔了去之後，每個毛孔都張着嘴，想吸收空氣裡的什麼，一個技巧，傳染病菌鑽進了無論某一個毛孔，就算是紮駐了禍根。

尤其是沒有消過毒的鑷子與不清潔的眉筆，用了之後更容易造成病害。據英國大夫羅傑士談稱，拔眉毛最直接而最容易害的疾患就是鏈狀球菌的傳染病，它當是可以致每個女人於死地的，它慢變成了「靜脈病塞血」的時候。

倘使你的眉毛有拔掉的必要而絕對不能不拔的時候，你應該牢記：鑷子與描眉的筆都須經過消毒，就是將眉毛拔掉以後的那塊皮膚也必須消毒，才可避開這種險境。

(門可羅)

顏色

有着吸引融合調劑的力量

它使你感覺溫暖或幽涼

它給你灌注快樂與熱情

予冰



運用得法，配合適當

移轉人心，左右情感

顏色，在家庭間也是相當重要的。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說法。

因為顏色的本能，具有着吸引，融合，調劑等等的力量。爲了使顏色合乎「天」

「地」「人」（天時，地位，人心），記得在本刊的第一卷第五期裡，曾刊載過一篇「燈罩的顏色」。

偶然感到一種興奮，對顏色的研究，隨筆寫下一些意見，看看合不合乎一般的心理。

有一些顏色，會使人惹起清雅，溫暖，熱情，甚或幽涼的感覺，對顏色素來漠視的人於顏色的運用

與配合上，着實不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自然，倘若你略略明白一些原理，能夠將顏色的運用與配合處理得當，却也會發生不少的興味。

誰也知道，顏色深淺的分別，「深」是濃厚，「淺」是沖淡，各自有其本身優劣，喜歡深顏色的心

情，每嫌淺顏色過於浮薄，愛好淺色的目光，多對深色感到刺激，除了天然的紅花綠葉，不能爲人力所

能改造外，其餘，任何一種設置，也應苛求顏色的調劑與相配。比如，強烈的紅綠

相間，未免刺目，甚至像利刃戳進心胸的那麼難堪，由這一條例子看來，我們可以

知道顏色的配合不當，運用不週，該是多麼有關係的事！



顏色既是一種最能吸引人的東西，既是一種轉移人心，左右情感的東西，那麼室內顏色的配合，無

形中也是調劑家庭空氣的要素。說來顏色的配合也並不是一件絕對太難的事。只要明白顏色配合的恰

當，你對它就容易發生好感。近來木器公司都非常注重傢具式樣的改革，而且更留心顏色的配合。

壁紙，窗簾和地毯等公司都積極地向「顏色美」的路上踏去，所以新家庭的設施，都對顏色有着

（接本期二三四頁）

小玲子望望這裡，看看那裡，像是找談話的材料，劉先生已經偵察出來。不等她發表什麼：「玲子！」她很奇怪他這麼稱呼自己，便用心去聽下面的話，「大概你很高興——在這裡，是不是？」不等她回話，「依我看，你要努力看書，寫字，我可以教給你。」

「那好……好極了！」有些得意忘形，大呼起來，劉先生忙擺着手，然而她的尾聲却還那麼有力，「我很歡喜，我要每天來打擾您，每夜來麻煩您，……」紅黃兩頰給劉一個徵求眼光。

劉先生兩眼柱視着她微點着頭，好像沒個休止。彈簧的玩具一樣，像要一直到無力再抖爲止。

每天，每夜，有了餘暇，小玲子就去找劉先生，那麼神出鬼沒，那麼鴉雀無聲，這秘密一直延持到還慶一天。

一個月以後的一天下午，劉先生出去了。從他家鄉裡郵來一封家信，給小玲子接濟了。小玲子很慎重的把信放在劉先生的寫字台上，然而隔着厚厚的信封，她又好像看出裡面有無數的珍寶，突然，一個畸形心理支配着她去揭發裡面的奇蹟，她大膽地偷偷拆開了信，看。心跳着。

……請妳即刻回家……完婚……母諭
這幾個字，有力地抨擊着她的心坎，她幾乎被感情激盪得想用力扯碎了這封信，然而，一股熱淚融化了這激憤。

怕人格有了裂痕，她重新封好了信，第二次慎重地放下了它，一滴淚水不謹慎地滴在封皮上的「劉」字上面，她趕快掏出手帕去按，想滲進那淚痕，可是劉字隨着淚水印上了手帕。

當晚，小玲子把哭了一天的淚眼揩乾了，去見劉先生。

可是劉先生却第一眼便打在她的紅眼圈上，「大爺又欺侮了她？」

「沒有！」聲音嘶啞了些，淚水佈滿了腫孔地帶。但馬上她圓滑地解釋過來，「心口痛了一天！」靜了好久，她沒有話，劉先生仔細檢看書籍。



一種特殊注意的。

(一)顏色的深淺——顏色有深有淺，各有其利，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配合。顏色不相犯不得眼，就是調和。鮮紅鮮綠的顏色放在一起，無論如何是刺眼的，除了天然的紅花綠草等純顏色是應有獨立性，至輕淡的顏色，不容易顯著；於是必用他種顏色來映射他。淡藍色獨自不覺得嬌艷，若是放在淡奶黃色旁邊，他就相映益彰。顏色不相犯，不得眼，賓主均勻，自然美觀。

(二)顏色與天氣——顏色無論怎樣調和，無論怎樣美術化，必須適合時令，像上面所說奶黃色和淺天藍色是最適於臥室的顏色，在春夏秋三季都很適合，但在冬天你就嫌他帶着些涼意了，反之，在夏天臥室裏掛着紫紅色的窗簾，你會覺得熱不可耐。冬天倘若穿一件淺色的或白色的袍罩，雖然你自覺很暖，可是別人看見了，會寒慄起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顏色和氣候的關係，而我們的結論是：天暖宜用淺色，天寒應用深色，倘若在冬天你不妨把淺色的窗簾除去，換上紫色或深橙黃色，我相信你會感覺暖氣是充盈滿室的。

(三)顏色與房屋——中式與西式房屋的顏色佈置是不同的，客室與臥室的顏色又有着很大的分別。中式的柱石之堂，祇可用純一的顏色裝飾，粉白的牆，朱紅的柱，淡灰的地面，自有一番新的氣味。畫柱雕樑，綠門大釘，又是一種風味。不信你站在北京紫禁宮的前面，你一定會覺得尊敬高貴，凜凜然有一番雄偉氣象。在這樣帶着古式的房子裏；你若用時代化的小巧玲瓏的東西裝上去，一定有失風格。不信，你且看大紅的喜軸掛在古老味道的大廳裏是多麼莊嚴，雅道！若把他放在一間西式的屋子裏，簡直像外國人帶一頂瓜皮小帽一樣令人好笑。西式房子漆上大紅色的門，你定可猜想到那不中不西的神氣。有摺的窗簾，桃色的臺布，都是西式房子裏的裝飾品。

(四)顏色與傢具——傢具有中西兩個樣式，那麼顏色必須適合每一種。紅木的傢具一定要配以大紅絨製的附屬物方能顯出它的尊貴，可是用大紅絨套在沙發上簡直是礙眼而又失掉雅觀，反過來，白的布套在紅大椅墊上就覺得死喪之氣蓬蓬而生。白色的臺布只可以裝飾在西式傢具的房間裏。幾何式的傢具上不配用刺繡的東西，靠枕不在例，中式的傢具上不能用線鈎紗挑的織品，西式傢具應用濃厚鮮艷的顏色，以映出它的高貴。

總之顏色配合也得合「天地人」——天時，地位，人心，否則，花了錢不但得不到舒適，並且有碍家庭融和的空氣。時代人物們想要有美滿快樂的家庭，對顏色似乎也該細心研究一下。



「您的一封信看見了沒有？」喉頭咽下一股辛酸。
「呵！謝謝妳！」抬起頭來，「家信，……」
坐下來，「我明天早上就要回家了。」

「真的？」那麼隨便，顯然胸有成竹，可是劉先生沒有注意。
「真的！」
「還回來不？」心裡跳躍着，喉裡乾燥着。「要去幾天？」

「一個月以後回來！」
「我替您收拾收拾吧！」
「好！」

「宿，蠟燭燒毀了兩支，沒有接續的了，重又把燈擡起。
一彎月亮在窗外照着，力量漸漸弱了下來，太陽還埋在新聲裡，是三點三刻的絕早。」

聽差和汽車夫絡繹抗出去箱籠，行李。
劉先生整理整理自己的衣領，低聲地，「玲子，玲子！」藏在屏風後面的小玲子像很用心的靜聽這聲呼喚。

閃出影兒來，偶像一樣緊在劉先生很近的地方，劉先生望她二雙紅了的淚眼，心裡不大舒服，用手撫摩着她的柔髮，像撫愛着一頭小貓兒。

許久，兩個都沒有話說。
突然，外面一聲急促而粗魯的，「劉先生，上車！」

劉先生很笨的移挪了腳步，走到門限，一回頭，剛要喊出口的「玲子」還沒脫離舌尖，給小玲子一聲低微遲緩的「劉……先生！」塞了回去。

「再見吧？」那麼滯澀的聲音，有些徵求的意味。
點點頭。

劉先生有心地想擱去這層沉鬱，很談諧地，「玲子是愛黑暗的！」拍兒！擱滅了燈。
讓黑暗吞蝕了小玲子，還有她的心。

(完)

古 訶

紀 世 九 十

家畫才天派象印期後

世界名畫家介紹
及其作品解說



(畫筆銅)

像畫自

古訶 (Gogh), 一八五四年, 生於荷蘭, 爲後期印象派天才畫家, 與法畫壇塞尚 (Cézanne) 哥更 (Gauguin) 等共享盛名, 生來天分獨厚, 主觀純真, 但彼初年習商, 發現繪畫興趣從師實習時, 已年三十歲矣, 因不聽教師指導被逐離校, 後即度流浪畫家生活, 不事生產, 一切費用大半爲乃兄供與, 性愛陽光乃往熱帶, 於強烈陽光下乃不斷其野外繪畫工作, 日久受強烈陽直接刺激, 患腦病, 爲此曾被捕入腦病院與監獄, 終因腦病劇烈逝世——一八九〇年——享年三十六歲。

古訶之繪畫純爲天分之流露故主觀成分特重, 畫面明快披瀝, 色彩有獨到處, 絕非他畫家所能及者, 本版介紹之畫版因爲單色版故素描畫較多, 又古訶之素描爲世所罕見, 特爲介紹解說於後。

杉 樹

(油 畫)



Lionel



『自畫像』

店支京北司公記凱

天津

號一十五甲街大井府王
號七四六一局東：話電

中西器皿	風景銀鏡	電刻夾銀	銀爐銀像	銀盃銀鼎	銀盾銀瓶
------	------	------	------	------	------

七八二四局二話電 號銀官路馬東津天店總
二三四〇局四話電 街大棧梨界法津天店支

一九四〇年標準美容室

世 界 理 髮 館

貴族化的設備：平民化的價錢
掌美容界牛耳：握理髮界權威

特聘津滬優秀燙髮技師, 專做好萊塢一九四〇年新型髮式, 設備豪華, 新式電光轉椅, 座位舒適, 用具消毒衛生, 化學染髮潤面, 美術精修指甲, 費用特廉, 歡迎參觀。

地址：東四五條西口外進北路東
電話：東局四〇九四號

古訶的素描中最受推崇的為鋼筆畫，本幅自畫像乃是他的鋼筆畫傑作之一，雖然姿態呆板，線條生硬，然而終未失却趣味，由此可見畫之成為傑作，並非偶然的。

『杉樹』

古訶第一次出腦病院後的作品，也是他作品中的一個轉變時期，構圖很特異，全篇以曲線構成，色彩明快，藍色的天空白的風雲，淡紫的遠山，黃赭的麥浪，綠色的杉樹，雖全用的是原色，然而調和。



木炭筆畫(Conte)

『和蘭風景』

古訶之素描，較其油畫不啻受『一般欣賞者』愛好，但彼之後期作品——鋼筆畫較其初期作品——木炭筆畫，尙受愛好者推崇，本幅荷蘭風景——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自然的愛好雖然很平凡的地方經他畫來，不但不平凡而且含有詩意的情調，但是也有傷感蘊藏其中。

『剝馬鈴薯之女』

初期作品——木炭筆畫—Conte—，作者的性格完全由畫面上露流出來，由線條，筆觸與全篇調子更足以看出作者活躍的個性。——浮屠



本刊漫畫編者為作者造像

荷蘭風景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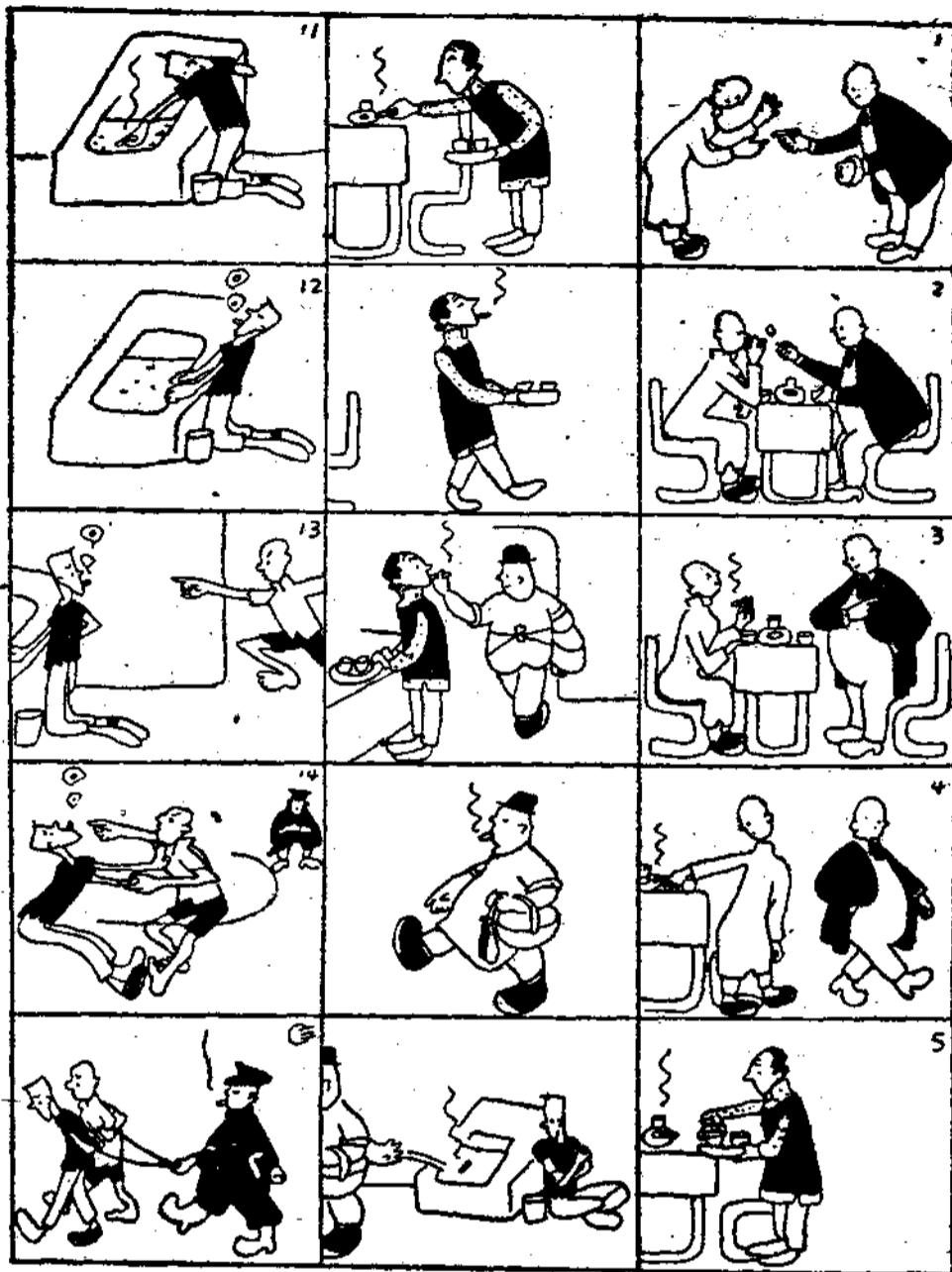
剝馬鈴薯之女

(Conte 木炭筆畫)



頤中印字館

承印各種印刷品
工精價廉定期不誤
開設北京東四本司胡同二十七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零號



一支香煙的故事



榴·火·畫·
歡·迎·投·稿
絕·對·公·開

【楞打鴨子上架】

浮屠

『關於漫畫人像』，這乃是本版編者的德政，御賜給的一個『楞打鴨子上架』式的題目，既然承認自己是鴨子，那就只有兩條道可走，一條是等着人家楞打，再一條是對付着腿上去，『楞打』，鴨子可吃不消，不像豬似的皮潤肉厚，這樣來只好對付着腿，誰讓鴨子自己不爭氣，不會飛又跑不快呢？受罪，活該！

書歸正傳，先交待我的漫畫程度，簡單二字『不會』，即便有時畫個一張半張的，也不外乎『瞎畫』，而且又不知道幾輩子才畫上一張，『人像』除却素描油畫一也廢畫到好處而外別的根本就廢畫過，今度既要畫又要寫，未免有點不大知趣，廢法子。

漫畫以趣味為主，畫法簡單，線條優美流利，人像可以又加上一層表現對像的『精神與個性』，牠之所以難就難在這點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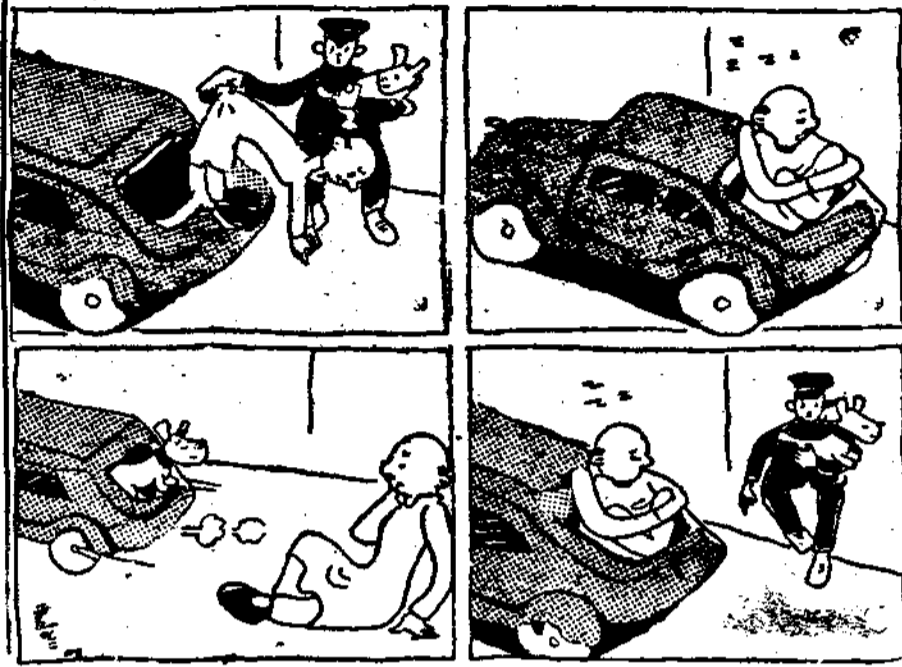
『架』總算是上了，是爬上去的還是搬倒了架才上去的呢？姑且不論了，意思到了，完。

編者按：浮屠君的一番謙虛，都謙虛出個樣兒來，我們不忍對於他那幽默天性有所隱瞞，於是乎，由下期起，陸續發表他的作品，請讀者諸君注意。



為本刊編者作像





不識趣

不識趣

不識趣



自
在
家
家
家

一個醫生向人誇口說：我十六年完成了！
中小及大學教育，到德國留學卅年，美國研
究四十五年，英國執教廿五年，回國行醫已
經卅多年了。 → 黃冠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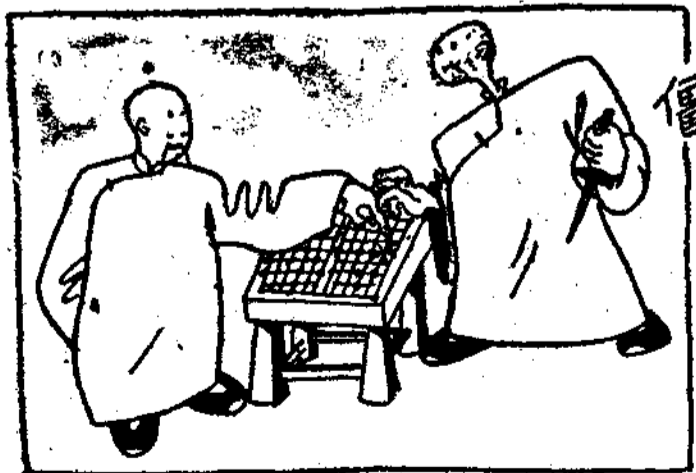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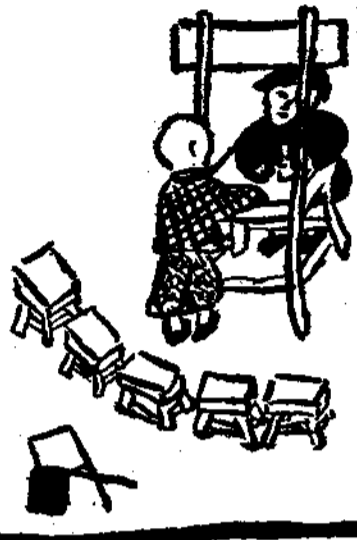
覺錯的愛 →
後我！把我了娶」
作進行！！呢亮漂



午 睡 記 行 自 道 天 寄 津 个

「傳局」雙封作





夏日旅行

馮士忠

暑假裏，我在家裏看書寫字感覺沒有趣味的時候，便邀着幾位小朋友，訂好在明天下午兩點在我家出發，到郊外去旅行。這天下午，我在家預備許多食物和玩具。鐘聲噹噹的響了兩點的時候，大家都來齊了，我們分別拿着玩具和食物魚貫走出家門。

我們興奮的時候就快快的跑，力乏的時候，就慢慢的走，不多時，到了郊外，只見碧綠的草和樹，高高的山，大家心裡都很高興，我們慢々爬上一個山腰，一看那邊處的景緻，非常有趣，後來大家下

打票

對於農人的生活，可以說是略明瞭一些。

星期日，我和幾位同學到野外去散步，看見幾個農夫在地裡鋤地，正是炎熱的正午，一個個都是滿身的汗珠，但是他們仍舊努力工作，一刻也不休息，忽然一個同學念着詩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聽了，不由起了一種感想，就對同學們說：「愛！世上誰苦呀！恐怕只有農人了吧！」

(李樹聲)

懸賞第三十期

帽兒小，肚皮大，餓不死，飽不熱。

幼兒時代烈火燒，不怕；成年時代開水澆，不怕。只怕地上破個頭，身敗名裂，從此一生無價值。

上面又是一個謎語，猜作一種日常用具，答的最好前三十名給予獎品，並錄大名。本次懸賞截止期：八月三十一日。揭曉期：二卷九期。

答者諸君，請牢記下列條件：(一)剪貼本期懸賞印花，(二)寫清自己的姓名通信處。(三)答案請寫在明信片上(本市一分外埠二分五厘)，無明信片，開口函也可代替(郵資相同)。

懸賞第十期答案揭曉

這次的兩個對聯的確都不很好答，第一條竟沒有人對得好，第二條倒有不少佳作，現在只將第二條答得最好的選刊幾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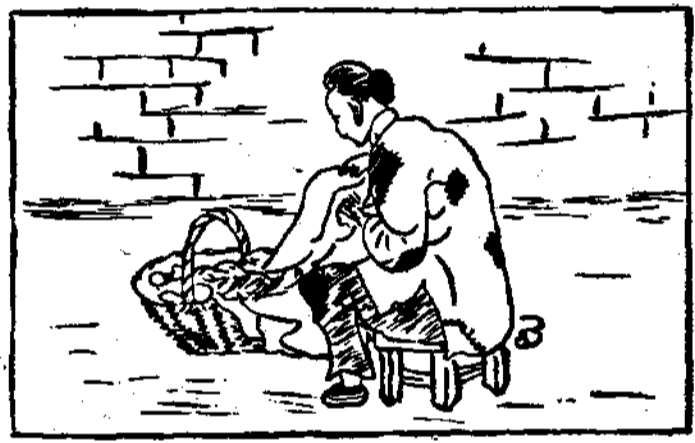
場場到場場場誤，夜夜熱夜夜夜樂，月月賞月月月滿，年年過年年年喜，家家為家家家富。

下面是答得好的前三十名：褚國昌，孫清涼，李俐君，子厚，梁天俊，雷劍華，金異衆，鄭學述，趙夢麟，王世經，李青雲，王從耀，呆鳴，陳毓鵬，李伯坪，盧船正，鄧×松，閻玉琳，閻大立，陳維祺，張育之，孫煥忠，白宣義，胡建芳，金裕泰，奚嵐翠，李景蘭，焦士儀，華及第，趙王。

(以上三十位各贈本社特製獎品一種，獎品於發表日寄發。)

鋤禾日當午

農夫的生活，不是住在鄉村的小朋友，是不能想像得出的，我是一個鄉村的孩子，所以



通義小學 下期張松年

懸賞第十期印花

懸賞第十期印花



體士楊者作小

天才不足特 努力才成功 第一篇

唐永康

有人以為天才絕對可恃，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假若一個人沒有天才，而他肯努力求學，這樣，雖然進步不怎麼快，可是日久天長，總要比有天才而擱棄不用的勝過許多。假若一個人有天才而擱棄不用，日久天長恐怕也比不過沒有天才而肯努力求學的人吧！

如果想獲得天才的實效，必須努力求學，得不到天才助力的人，欲求學業精進，更要加倍努力。

第二篇

張桐

孔子說過：「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由此看來，人類的天資是不一樣的，而由努力所收的效果却是一樣；假如某人天資絕頂，而

不肯努力，結果也不免要失敗的；如某人天資極劣，而肯努力，結果未嘗不能成功。由這樣一說，人生作事第一要努力，不要以為我的天資好就可以不努力了，又不可以因為我的天資不好，即使努力也是枉費苦功，不過天資好成功快，天資不好成功慢罷了。

大風雨中

韓心田

早晨風雨很大，我非常不高興，可是不去，又恐怕耽誤功課，主意打定，便冒着風雨往學校奔去，走到中途，風雨越加狂暴了，在這時候，我的精神似乎有些頹敗了。正想回家，忽然想起書上有一句：青

小讀者與小五與小六



攝君冰

年要前進奮鬥，我立刻振起精神鼓着勇氣繼續向前跑去，不多時候，便到了學校，先生不但誇獎我的奮勇，而且叫我「模範的學生」。

報紙的用處

鹿篤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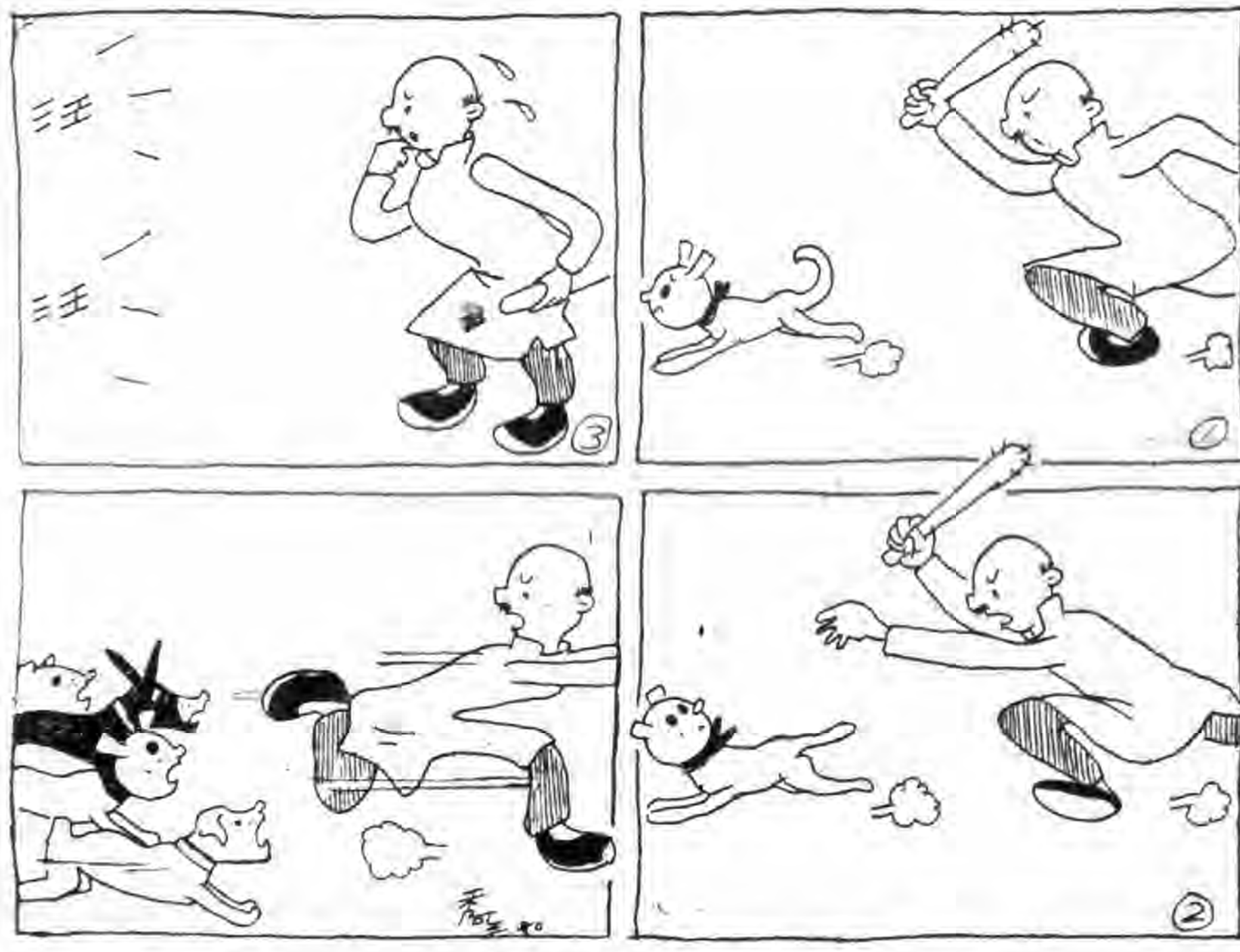
大哥正在看報，弟弟跑來向他要五分錢買花生米吃。大哥不給，弟弟嚷着鬧着非要不可。大哥說：「你告訴我報紙有什麼用處，我就給你五分錢。」弟弟忙道：「報紙是包花生米用的。」

歡迎寄像片
歡迎寄圖畫

兒童連
續漫畫

香阿三

虎頭蛇尾 香阿三 畫



容易弄錯的字

逢 一

全家福·三一

廂^{ㄒㄩㄥ}
箱^{ㄒㄩㄥ}

二字都是音香：廂是靠近走廊的房
屋，如東廂房，西廂房；俗稱城鎮也叫城
廂。箱是方形的藏物的器具，如皮箱，木
箱；車裡容物的地方也叫作車箱。

舉例：城廂一帶的房子，修築得很低矮狹
窄，幾乎跟車箱的大小差不多，我家的房子尤其
特別，光線既不充足，空氣也不流通，東西兩廂
房，幾乎跟兩個風箱一樣。

擡^{ㄊㄞ}
擡^{ㄊㄞ}

讀音都是敲，不過因為一個是「才」
旁，一個是「木」旁，這裡就有了分別。
擡是用種東西挑撥另一件笨大沉重的物
體，使之舉起，這種動作叫作擡起，如擡
門。纜是滑雪用的冰牀，普通叫作「雪
纜」。

舉例：小三的家因為是住在鄰近山嶺的，所
以在冬天下雪的時候，他常去去滑雪機，父親恐

了，便避着父親偷把儲藏室的門撬開來，將雪
機偷了出去。

箸^{ㄓㄨˋ}
著^{ㄓㄨˋ}

都念「住」。箸是筷子，如吃飯用的
竹箸，牙箸；剔火用的火箸，鐵箸。著是
顯明的意思，如顯著，著名，卓著；寫作
撰述也叫作著，如著書，大著。著字跟着
字有時能够通用，如「着」衣（穿衣），「着」
棋（下棋），讓他一「着」，本來都要寫作
「著」，這時著便讀如濁。再如見「着」，
聽「着」，「着」即退出，「着」落，也
都可以寫作「著」，在這個地方，著字有
「附」字的意思，讀音也可念成遮。

舉例：他背著臉伏在書桌上吃飯，拿著白色
的牙箸，一下一下地划著碗裡的飯，我從後面看
去，還以為他是握著筆在那裡繼續他的長篇著作
呢。

撼^{ㄏㄢˋ}
憾^{ㄏㄢˋ}

兩字都念漢。

撼是搖撼，撼動；憾有悔恨的意思，如叫
人後悔或遺恨的事情，都叫作憾事。兩字
雖然同音，却不是一個字。

舉例：他這個大力士連一顆較大的樹幹都搖
撼不動，未免叫人替他抱憾。

篷^{ㄆㄥ}
蓬^{ㄆㄥ}

雖說都音朋，用途却有很大的區別：
覆在船上的半圓形編織物，叫作篷（這種
篷跟帳棚又有分別）。飛蓬是一種花名；
蓬草就是草舍；蓬蓬和蓬勃都是興盛的樣
子；散亂也叫作蓬，如飛塵叫蓬塵；披頭
散髮也叫蓬頭；山東蓬萊的蓬，不能誤為
篷；蓬蓬的蓬，也不能寫作篷。

舉例：蓬島這地方，相傳是神仙世界，據說
這兒有着蓬蓬的茂草與大樹，而沒有如烟似霧的
蓬塵，而且周遭並無雜亂的蓬草，荷塘生滿了蓬
蓬，漁船上都有一個蓬蓬，一切一切都非常可
愛。在這裡住着的仙人們，都蓬鬆着頭髮，但並
沒有蓬頭垢面的鬼模樣。

容易弄錯的字

逢 一

瑪金創作
高風插圖



來福是個爽快的人，遇見不爽快的事，他便會瞪起眼睛，給你來個爽快的解決。

像李明的糊里糊塗的便給拉上犯罪的車，就已演成來福心裡的不爽快。雖然他當時沒有瞪起眼睛來個爽快的解決。也正是因此，而造成他這些天來的煩惱。他明白，這是由女人身上而起。他想：古往今來，世界上有多少英雄都是給女人害掉，於是，他發誓，這一輩子不去沾惹女人！雖然他自己並不承認是個英雄。

但是，事實和理想總不一樣，不信，有事實為証：

爲了解解悶兒：來福在下了工以後，偶然也破費些時間到那些用破席搭起來的低級娛樂場裏去，並不是說他有什麼空閒時間，他是拖着疲乏了一整天極待休息的身子走去的；難道說他背反了他的誓言，而歡喜上那些低級娛樂場裏的失掉了青春的賣歌女？當然不是的；他是欣賞那種油腔滑調的小曲嗎？這樣想那才是笑話，他既不是什麼音樂

家，藝術家，他那裡會懂得什麼叫欣賞。

那麼，他是爲了什麼呢？好像是吧，在那樣的地方，有和他一樣爽快的人物，和不時的有一些他所喜歡的爽快的事情發生。雖然那些事情的發生並不見得是有仇有恨，不過是因爲偶然言語間的衝突而已，可是要打，打個痛快，要罵，罵個痛快！看來好不熱鬧無人！

「小桃唱的這歌是什麼？」來福聽不懂，問身邊的那個人。

「宋江殺妻惜之誤。」來福身旁的

那個人說。

「宋江？喝！宋江是條好漢啊！」

「什麼？宋江是個王八。」

「怎麼？你說宋江是個王八？這宋江不就是那梁山泊上的一百單人將首領嗎？分明是條好漢，英雄，怎麼會是王八！」

「王八！王八！一定是王八！」

「英雄！豪傑！梁山泊上的好漢！」

到這時候大家已竟都不再聽那土台上小桃的唱，而把視線集中在他們倆人這裡，耳朵聽着他們倆人的急辯，他們倆人辯着辯着，不知怎麼一來就打在一起了。

大家一陣哄堂。更助長了他們倆人的威風！

來福飛起一拳，和拳頭一起落下去的是一聲和拳頭一般硬的追問：

「到底是王八？是好漢？」

「王八！」

當然不能示弱，回應的是和聲音一樣爽快的一腳。

土台上的那個歌女都嚇顛了身子，溜進破布簾後邊去，雖然害怕，但又想看熱鬧，於是隔着破布簾的縫往外看，看見有一個人舉起瓦子來，眼暈了一陣，險些倒在地上。

土台下的板凳都歪向兩邊去，凳上的，竟下的茶壺茶碗滾滿了地，茶水四溢，低窪處積了水，兩個打架的人，你搗我一拳，我搗你一脚，四隻蒲扇一樣的大脚，隨着身子的移動，前前後後

的進退着，一場好打，真個熱鬧！不留神，有一隻脚一下子踏在水窪處，栽了個筋斗，一屁股坐在水窪裏，濺起了泥水花，大家一看是來福，不禁再來個哄堂大笑。

但來福絕無懼色，站起來還要接打後場，這時候走過一個人來：

「不要打了，誰再打是個王八且！」

「二人聽聲一怔，同時看看那人。」

「你是什麼人？敢管我們！」來福發問。

「這個場子是我開的，你們打架攪亂我的場子，你們看！」說着手指那地上東倒西歪的板凳，和滾滿了地的壺碗，來福和那個人同時看看，又互相看看，好像有些慚愧了的低頭。場主人於是再接着說：「可是這些沒關係，如果你們再接着打下去，那麼打到什麼時候算完呢？」

「打到他說宋江是好漢！」

「打到他說宋江是王八！」

他們二人聽見問，於是又有了精神，好像竟忘了方才的慚愧。

「不要鬧了，我有一個好的解決辦法，你們二人如果聽我的辦法，我場子裏的損失便不找你們賠償了，如果不聽，嘿，那可不要氣！」

沒等他們二人說話，旁邊却有人慫恿着說：

「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你且說出來是什麼好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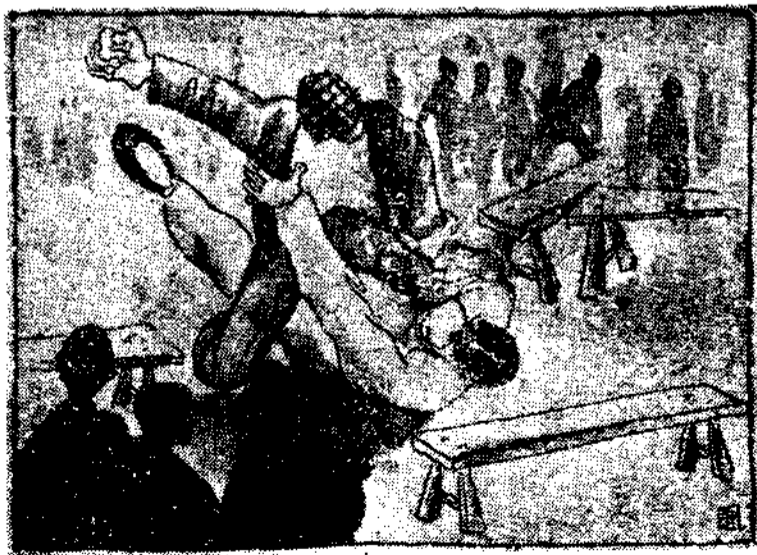
「辦法也並不怎麼好，就是要他們說出來，他爲什麼說宋江是好漢；他爲什麼說宋江是王八！把理由說給大家聽聽算完事！」

「宋江的媳婦和張飛私通，所以宋江才坐樓殺妻，所以宋江是王八！」

來福見那個說在他頭裡了，瞪起眼請來：

「住嘴，宋江是好漢！」

「不要鬧，你也說說吧！」



「宋江是好漢當然是好漢，那還用說什麼！就憑在崑崙山下和寶爾墩打那一仗，還不稱稱是好漢！」

大家又笑了。

「對，你們倆人都對，可是朝代弄錯了，宋江是唐朝人，只能和秦瓊見面，那裏跑來的張飛，和寶爾墩！」

旁邊有人說俏皮話，氣得來福和那個一齊要動手，却給那場主人攔住了。

「好，這樣已免了，你們都對，宋江是王八也是好漢王八，是好漢，也是王八好漢。不要再爭了。小桃！出來再唱！」

可是。

「我叫來福。——你姓什麼？」來福拱拱手。

「我叫張寶，以後我們多談談！」

土台上再打起鼓板，土台下大家重新坐下，來福和張寶從此結成好友。

！鬧熱個真，打好場一

此亦米本士大毒女

李薰風 作

第六章 不要臉的男人

黃翰季看他誤以自己為措油，非常可笑。說道：「我不是找便宜，剛才是心裏有事，你不可錯想了。我現在問你，你可知道那男人還要來麼？」小販想了一想說道：「他大概還要來的！去的時候，還和我說明天見。看他的意思，並不是不來了。」黃翰季道：「那麼，我就算託咐你了。他再來時，煩你即刻到那邊公寓裏找姓黃的，報告我一個信。你可千萬別讓他知道，偷偷的來。」小販那裏知道他們骨子裏的情由，一想這是輕而易舉，樂得痛快的答應，拉下一家燒餅主顧，於是笑道：「好！您交給我沒有錯，他來了，我就去報告您！」

黃翰季一想，這是百無一失了，笑着回了公寓，和顏如玉虛情假意的還敷衍了一會。第二天果然一清早，那小販便跑了來。黃翰季沒有睡醒，他站在院裏，大喊着道：「黃先生！在那間子裏住？惹得公家的茶房出來，喝道：『你這小子，那兒弄來的？跑進門雞窩子喊叫的！先生們都沒有睡醒。嚷嚷吵吵的，人家聽着，不來說你，可要罵我們把你放進來的不是。你快快的，給我滾球的罷！』」

小販尚在不依，一疊連聲喊黃先生，有要緊的事，黃翰季業已給他們吵醒了，忙爬起來道：「黃先生在這裏，等一等。」說着，慌忙起身，穿上小衣服，下床來開門。那小販還算識相的，他胸前掛了一隻大波羅，滿盛一下子新鮮油炸鬼之類的心，一步跨了進來，不說別的，祇是笑道：「黃先生我來了，我送點心來了！」

黃翰季滿心歡喜，先讓他放下放下，小販果然放下幾個燒餅油炸鬼，說道，黃先生，您瞧，燒餅剛出爐，

油炸鬼還熱着，您吃新鮮的罷！」黃翰季便輕聲道：「那個男人，他可是又來了？」

小販忙也輕聲道：「來了來了，他不來我來幹麼？在學校門口蹲着，又買了我一套燒餅油炸鬼，在那兒蹲着吃呢！」黃翰季一聽，事不宜遲。忙給了小販錢，讓他先去，自己且不吃那點心，急忙擦了一把臉，披上大衣服出來。

這時那男人一手拿着半套燒餅油炸鬼，一面正和那學校門前的校警交涉，那校警也很奇怪，往日隨便他出來進去，今天，却不許了，那男人急着要進去，他吃一口燒餅油炸鬼，說一句話極力請求道：「我來了不是一回。每天都隨便出去沒有錯，怎麼今天不讓我進去了？我要找頭小姐的。」

校警洋洋不睬道：「快走去一邊，這兩天宿舍竟鬧賊了。先生小姐們直丟東西，閒雜人等，一律不准入校。我們不能隨便放人出入。再者說，你的頭小姐，我們業已進去，替你問了她已經搬出宿舍，不在這裏了，你就去進去，到宿舍裏找，她也是不在。有甚麼用處呢？」

那男人不依，他祇是非要進去。校警把臉一放道：「大清早起，那兒來的這門討厭？再不走，我可要交你一個地方了？」男人這才氣鼓鼓着嘴到一旁去，兩隻手臂交相環抱着在地上做了一個猴蹲的姿勢，喃喃不休嘴裏在不乾不淨的，好像是罵人。

黃翰季看他這等無賴，自己不禁皺皺眉頭。若不是為着看熱鬧，簡直是不願意和他交談。因慢慢的走過去，燃了一枝香煙，在嘴裏吸着，搭訕着，便要和他說

話。大凡吸煙的人，不看人家吸，是想不起來吸煙的，一看人家吸，自己彷彿也非吸不可。所以那男人不待他問訊，早仰天打了一個呵欠，笑了一笑，鼻涕眼淚，似乎都要流出來的，伸手從耳朵上，把他那半套香煙頭也拿下來，站起來對黃翰季一拱手笑道：「先生借一個火兒！」黃翰季正愁沒有題目和他談話，給他上來一借火，這是求之不得，連忙也笑道：「不要緊請對一對。」說時，把自己的香煙便遞過去了。

男人彎一彎腰，笑道：「謝謝！謝謝！」接去香煙，和他的半截煙屁股對了一對，吸着了。然後順手把黃翰季的香煙牌號一看，不由極口稱贊道：「嘿！這校居然是老砲台！我說開着這們清香撲鼻呢！」說畢好像愛不釋手的，不忍得再交回他了。

黃翰季見他寒酸之氣逼人，自己就是拿回那香煙來，按照借火的習慣，也要說一聲「您抽這個」說不一定他就依實的，吸了這個。便有心做一個整人情，笑道：「不錯！這是一枝砲台，沒有甚麼，不過價錢貴一點，您吸這個罷！」

果然那男人拿起這枝砲台微微吸了一口。閉目合睛，從鼻孔噴出些須的輕煙！極為滿意，忽然，他又覺到萍水相逢這個至為不妥，便又交回他來，拱拱手笑道：「謝謝！到底是好煙，味兒真地道，吸這一口，比我這大小孩的四五枝全過癮。」說完，點頭曬嘴，還有餘味可尋，好像醇醇樂道，足為箇人吸煙史上之一頁記載者。

黃翰季忍着笑，接回香煙來嫌他懶嘴，不便再吸，祇是拿着搭訕笑道：「這位先生，我看你一臉的書生氣，不像是常在街面上的人。你貴姓呢？」

那男人一聽，他的兩條眉毛一低，眼皮也一搭拉，

臉上的皺紋更動，那神情似乎要哭，又彷彿要笑，就這樣啼笑皆非的，呆了半天，才徐徐嘆出一口氣來，說道：「果然，世界上不愁沒有有眼睛的人。到底還有看出我的。先生，我那先生，是在江南江北，赫赫有名的，姓是一個吳字，名字咱們不便說，祇可說是一個有勢力者罷了。從近年來先人是給仇家慘害了，我們的家產也給仇家沒收了。那時候，我和內人，都在北京求學，可憐經濟斷絕，有家難回，竟至於今日。內人，還有她的娘家酌量幫助，可以暫時無憂。我却流落京華，混到如此地步提將來好不傷心呀！」男人說着，聲音由高而低，慢慢的打起顫顫來。到了最後的幾句，簡直語不成聲，似要聲淚俱下了。

黃翰季聽了這話，覺得甚是可憐，因順口再問他一句道：「吳先生你說的遭遇，不幸極了，我非常的表示同情。但不知你的太太在甚麼學校上學？是中學大學的程度？」

吳先生手指着光明大學的門外牌額，說道：「我的內人，不在別的學校上學，就是在這光明大學，他的名字叫做『顏如玉』。因為她當初和我投考一家國立大學，她沒有考上，所以她入了這私立大學，和我不在一校。這還不要緊，使我最痛心的，就是這兩天，她忽然不在。我從昨天來找她，就說她搬出去了，搬到甚麼地方，也無人曉得。今天又來找她索性不讓我進去了。先生，我太太莫非也嫌貧愛富跟我有二心？」吳先生說着他的兩隻含着淚的眼睛，呆呆的望着黃翰季，極其盼着給他的一個客觀的答覆，以決其疑，意思的誠懇，就不必說了。

黃翰季此來之意，乃是遇事生風，巧施詭計，弄他們夫婦一個大熱鬧，現在看見吳先生神情，極為可憐，雖然他說出和顏如玉是眞真的夫婦，可是自己却好似倒不忍得再說甚麼。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反而敷衍起他來道：「吳先生請你想開一點罷！你和那顏如玉既是夫妻，她萬萬不能拋了你不要，搬到那兒去，也是去之不遠，就在左近？她反正就在這學校裏上課，你還愁見不着她？」

吳先生聽着這話，覺得兩心不謀而合，尚有一絲絲

的希望未絕。便把兩手一拍，說道：「您說的正是。我也這樣想，所以今天我老早的跑來，在學校門口等待，看她還來不來？她若是不來那就是不要我這窮人，另外去找那有錢的人去了。嚙！這年頭兒，不用說了！」吳先生說罷，不住搖頭，依然是感慨無限。

黃翰季一看，自己手裏拿的半截香煙，業已滅了。便丟向一邊去，兩眼一看那邊，見那邊顏如玉業已穿着一件老藍布旗袍，拿着幾本書籍講義，慢慢的走了過來。黃翰季看着恰巧也來得這樣早，情知這一幕笑劇，即要開始表演了，忙向那吳先生點點頭，說了聲「再見」走了開去。

吳先生却用手指道：「那不是？我的太太來了？」黃翰季明明的聽見了，却故意裝做不知，置之不答，掉頭便走。他這一走，去的方向，是和顏如玉，來路相反的，所以越去越遠。走出幾十步，躲在一家住戶的牆角下，靜觀他二人的交涉。

祇見顏如玉還未來到學校的門外，吳先生却已迎去她的跟前，笑着和她說甚麼。黃翰季離得太遠了，聽不見他們的說話，忙又湊近去一些，躲着一聽。祇聽那顏如玉氣得彷彿聲音都顫了，正說着：「你這人，如何這般糊塗！上次我給你的三十元錢爲的是甚麼？不是給你做路費，讓你早早的回家麼？怎麼又一輪一輪找我的錢那裏去了？」

又聽吳先生笑道：「如玉你要曉得，我在這裏的債是很多的，我想走，人家還不教我走呢！上回的三十元，我在車站買火車票，錢剛一掏出來，人家跟着我的債主就應見了，過來一把奪去，還說甚麼：『你小子還不還清了就想走麼？那可不行。』所以我的錢給他們奪去，現在還是一文不名。幸而我當時百般央求還好，給我留下五塊錢，這兩天七零八碎，也

花完了。」吳先生說罷，又轉了一轉臉，看看左右無人注意，他又笑道：「如玉我知道你現在是有錢的，錢是怎麼來的我來不管，請你再接濟我幾十元我就走了。」顏如玉聽着，他的花言巧語，那裏肯信，祇見她粉面板得一點皺紋也沒有，低聲道：「你真不要臉！」吳先生聽這一句，不要臉，從顏如玉香口中迸出，他不但不要臉，反倒笑逐顏開，不以爲恥的道：「何必罵人呢？我說的你不相信，儘可到天橋小店裏去打聽，是不是真的這樣兒？一問即知，我爲了這一點點小事情，犯不上和你說謊！」

顏如玉罵了一句不要臉，似乎是氣的！底下的話，一時說不出來了，這時候又聽他花言巧語，祇顧解說，不覺芳顏大怒，厲聲問道：「你扯的謊，是這一回麼？你以前不時的對我扯謊，難道我會不記得？你指着回家爲名，和我要錢，也不是一回了。三十，二十，十元，你都要過。你拿了去，全在天橋小店裏，吸了白面，你當我不知道，你這樣的子取予求，我不能管了。」顏如玉說着她的鼻孔裏一吸一呼，都帶起唏噓的聲音，眼淚在眼眶裏一翻一滾，就差着掉下來了。

我是來找小玉的



子利主編了週報，可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今日發一封信聯絡，明日發一封信拉稿，接二連三的在報上刊不花錢的新聞，各種的服務版上不斷走通稿，因此來稿十分擁擠，每日裏雪片紛紛，求其佳作，則百不見一，因為凡是一個作家，特約稿件每日還應酬不暇呢，那有工夫再去應徵，二者凡是在報館當編輯的，對於有聲望並且文字佳麗的作家，多半先求朋友介紹，然後再求寫作，並且還是稿酬先惠，作家們已竟成了這樣的習慣，彷彿不端這樣的架子，自己是不够身分的，那能去應徵？再說稿投了去，刊不出來，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因此子利徵來的稿，不是無名的作家，就是初出襁褓不畏虎的學生，別人看都是半通不通的文字，而子利卻拿他當作珍寶，這日在燈光之下，檢閱來的稿件，忽然發現了一個小花信皮，信皮上寫着週報編輯部交編者先生，子利打開箱皮，裏面除去一篇稿子以外，並且還附着一篇很長的信，信的意思，無非報告她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現在在高中肄業，平日好喜文藝，不過沒人指導，文字寫的不好，求編者先生，不客氣的指教，末尾寫着素蘭三個字，子利心說：稿子女孩子寫的也不少，可是沒有一篇是好的，惟獨這位素蘭小姐寫的十分流利，文既如此，人一定比文還漂亮，我何不覆他一封信，同時再向她要一張照片來，看看她的容顏，子利想到此處，主意一定，遂抄起筆，給她寫了一封信，較比心來的信還客氣十倍，並且還自己說是一個傻小子，任什麼事情也不懂，求她多多指教，此外還要求她寄一張照片來，刊在週報上，雲小姐也是一個好出風頭的小姐，並且兼帶一顆愛惜虛榮之心，現在見到一個報館的主編，這樣的捧她，可以說破滅了天荒，本身的一段無上光榮史，喜得心花都開了，週身的毛孔，都往外冒快樂之氣，急忙跑到東馬路中人攝影社，照了一張四寸全身的美術像片，倚着柱子站着，現出十分的喜悅神氣，照片洗完了，雲小姐用信封裝好，給子利寄了一張，照片裏附了一封很客氣的信，子利接到信的時候，正在工作着，發第二期週報的稿子，本來週報是有背景的，除去替主動的吹噓以外，簡直的別無其他文字，子利正在看稿頭痛，忽然茶房送進一封信來，頭一個俊美站起來說：「我的信嗎？」茶房搖了搖頭說道：「不是！」說着走到子利的字樓前面，將信遞給他，子利一看小花信皮，還是和上次的一樣，並且字也和上一次是一個人寫的，不過中間的大字變了，以前中間寫的是編者先生，這一次卻改了汪子利先生了，子利未曾拆信以前，先用眼睛瞟着四外聽了聽，見別人都沒注意他，才拿起剪子來，將信剪開，抽出來一看，只有兩張信紙，另外的還有一張照片，子利也顧不得看信，先端詳照片，看了回照片，正要



顧不得看信先端詳照片

看信，這時文皇由外面進來，說道：「這天可是要熱呢！今天穿清薄西服都出汗。」沒等別人回話俊美先笑着說道：「九哥！怎麼樣？外邊玩玩去吧！」文皇道：「玩麼去；歇歇吧！玩去也是叫別人拿錢。」子利先拿過稿夾子來將信及照片夾上說道：「他？他還玩去？」俊美一崩臉說道：「姓汪的，我能含糊你嗎？」子利道：「不含糊走哇！」俊美道：「走。」文皇在旁邊笑嘻嘻的道：「依我看，算了吧！你們倆都不是出血的。」俊美半急半笑的說道：「九哥！我不出血嗎？看今兒是誰拿錢。」子利道：「誰也不許欺了。」俊美道：「那當然，我要欺了算我；話又說回來了！我裁也不能裁到你的手裏。」子利也不發稿了，將紙夾放在抽屜裏，暗中摸了一摸信和照片都在裏面，自己放了心，然後站起來穿大褂，俊美也穿大褂，文皇的西服還穿着，三人出離了報館，一直往南市去，南市本是一個繁華的所在，夾帶有了夜市，更為繁榮，子利在前，文皇在後，俊美在中，三個一行說着行去，子利的主意，本想把俊美引到銀閣那兒，叫他花十塊大洋，俊美呢，也沒有安着好心，他想將子利引到福全書寓去，叫他花十塊錢，二人是各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子利在頭裏走，走到一條胡同，假作不知不覺的就往裏走，俊美一看到了銀閣那兒了，忙說道：「不行不行，不往那兒去！」子利道：「不往那兒去往那兒去？」俊美道：「你要是有地方去就去，你沒有地方去在這兒繞個圈回去。」他說完了，左手夾在腦子裏，右手托着下巴不動，文皇看出這種情形來了，他們兩個人是死靠，忙說道：「這是爲的麼呢！早些兒不出來多好，何必更深半夜的出來受洋罪，在報館裏說的是麼話，現在變了卦我不跟着你們踴躍，我回去。」說着轉身就走，子利一看；這事要糟，遂說道：「九弟！他不去咱去。咱有地方。」俊美道：「你有地方不更好了嗎！你今天要是不回去，我一定也不回去。」文皇道：「得啦算了吧！勸斗都栽到家啦，還和人家拉勁？」俊美不言語了，子利呢，本來是安着善俊美的心，不想弄成了這樣的僵局，自己不得不入套了，結果呢！子利犧牲了十塊大洋。



素以標新立異之手法
常獲中外人士的歡迎

承 應：

看板廣告

粘貼廣告

門面設計

舞台佈景

工藝精巧

衣笠廣告社總社

墻壁廣告

霓虹廣告

櫥窗設計

室內裝修

定期不誤

北京東城甘雨胡同
電話東局五八六九號

分社：天津·奉天

去病延年胃腸營養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個夜哭郎
 行人介紹吃若素
 一覺睡到大天亮

若素專治小兒百病，無病小兒服用，亦可預防疾患，並能輔助健康，促進發育。

每瓶一元六角
 各地藥房均售

北京東城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若素